

厚約略形似耳 嘉窰泡盃其極低小磬口者有花三友者稱最水藻者次

之芝草者又次之壇瓊大中小三號內茶字者爲最橄欖字酒字棗湯字次

之薑湯字又次之

薑湯不恒有

瓊色以正白如玉斯美聖嫩則近青聖不淨則近

黃其青花五色二窰器製悉備有三色魚匾殘磬口饅心圓足紅鉛小花合

子等有大如錢有青花有紅花蓋永尙厚成尙薄宣青尙淡嘉青尙濃成青

爲蘇渤泥青宣青名麻葉青宣采未若成采淺深入畫也嘉萬之回青特爲

幽菁鮮紅土綠色止礬紅而回青盛作 隆窰之秘戲不入鑿藏他物汁水

瑩厚如堆脂汁故名雞皮橘皮質料厚實不易茅蔑也官窰土骨坯乾隆年

方用車碾薄上聖永候乾數次故入骨最堅而厚出火口足聖不滿者則碾

去土聖更燒之故有鷄橘紋起用久口不茅身不蔑其發機眼蟹爪紋者聖

中心小疵反以驗火候之到亦如宣鑪冷熱充補他鑄無及者至于別見他產者畧疏于後 彭窰元時鍛金匠彭君寶效古定器制折腰樣者甚佳土脈細白者與足器相似青口欠滋潤極鬆脆稱爲新定近景德倣者用青田石粉爲骨燒造名爲粉定堊粗骨鬆更不佳 龍泉窰出浙江處州龍泉縣與哥窰共一地道宋時名曰青瓷明窰移處州府處州青色土堊火候較舊龍泉質劣古器質薄一種盤底有雙魚外有銅掇環體厚者不佳 象窰出浙江寧波府象山縣似定而粗色帶黃有蟹爪紋色白滋潤者高俱不貴 歐窰出江南常州府宜興縣明歐姓者燒造有倣哥窰紋片者有倣官鈞窰色者采色甚多皆花盤匱架諸器不一舊者頗佳 建窰出福建泉州府德化縣其色有甜白青色深淺不同古建瓷薄者絕類宋瓷盃蓋多是擘口色

黑滋潤有黃兔斑滴珠大者眞體厚者多少見薄者唯佛像最佳 饒器出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景德鎮及廣信府弋陽縣宋時器色樣甚繁其淋堊甚肥靈透與定相近而稍有異明官窰皆出于此其官造窰小而器不多甚至一窰止燒一器者蓋取火候和勻周密而無欹斜走烟破罌之失祭紅以西紅寶石爲堊又有硃砂點翠青花點色不同堊肥俱有橘皮紋甜白一種色如羊脂者尤可愛重堊不到磨去復上入窰再燒故櫻紋甚厚久而不茅蔑御土窰體薄而潤最好素折腰樣茅口者體薄色潤瑩白尤佳其值低于定器元時燒小定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新燒大足素者欠潤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今燒此器佳者色白而瑩最高青黑色戩金者多是酒壺酒盞之屬 吉窰出江西吉州府廬陵縣永和鎮色與紫定相類體厚而質粗不足

貴宋時有五窰書公燒者佳有白紫二色花餅大者直數金小者有花又有碎器亦佳相傳文丞相過此窰器盡變成玉遂止不燒 山西窰出太原府榆次縣平定州平陽府霍州又出霍器 陝窰出平涼府平涼華亭兩縣 廣東窰出潮州府其器與饒器類 高麗窰器類饒產有甜白色而聖乾燥微近黃皮粗骨輕花素不等細花竟似北定印花青色者似龍泉上有白花 朵者不甚佳 大食國器以銅骨爲身起線填五采藥料燒成俗謂法瑯是也宋官窰色鮮菁可愛明官窰亦佳又謂之鬼國窰 古瓷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與定器相似但無淚痕亦有劃花繡花素者值昂于定新者不足論也

附明沈德符敝帚齋餘譚本朝窰器用白地青花間裝五色爲古今之冠

如宣窰品最貴近日又重成窰出宣窰之上蓋兩朝天縱留意曲藝宜其
精工如此然花樣皆作八吉祥五供養一串金西番蓮以至鬪雞百鳥人
物故事而已至嘉靖窰則又做宣成二種而稍勝之惟崔公窰加貴其值
亦第宣成之什一耳幼時曾于二三中貴家見隆慶窰酒杯茗碗俱繪男
女私褻之狀蓋穆宗好內以故傳命造此種然漢時發冢鑿甗畫壁俱有
之且有及男色者書冊所紀甚具則杯盃正不足怪也以後此窰漸少今
絕不復覩矣

國朝張宗柟帶經堂詩話附讀曝書亭集詞注後周時請甕器式世宗批
其狀曰雨過天青雲破處者般顏色做將來又南宋雜事詩註五雜俎柴
窰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傳流至今者惟哥窰稍易得蓋其質

厚頗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難于完璧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鈐其口以是損價稗編渡江後修內司造青器名內窰澄泥爲範極其精緻油色瑩徹爲世所珍後郊壇下別立新窰餘如烏泥窰餘杭窰續窰皆非官窰比所謂舊越窰不復見矣四部彙南宋時處州章生兄弟皆作窰兄所作者視弟色稍白而斷紋多號白茈碎又考古括遺芳稱兄所作為哥窰六研齋筆記南宋時餘姚有秘色磁蠡樸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窰目之不能別白也又兄寒坪曰高江村宋均窰瓶歌註世傳柴窰色如天聲如磬今人得其碎片皆以裝飾玩具又宋以白定有芒不堪用命汝州造青窰器以瑪瑙末爲油又南渡後邵成章提舉後苑時號邵局法政和間京師舊製名官窰進奉之物臣庶不敢用又南宋時處州章生兄陶者爲哥窰弟陶者爲

龍泉足皆鐵色哥窰多斷紋名百坡破更見重于世又雞缸寶燒碗硃砂盤最爲精緻價在宋磁上 成窰雞缸歌註成窰酒杯種類甚多有名高燒銀燭照紅妝者一美人持燭照海棠也錦灰堆者折枝花果堆四面也鞦韆盃者士女戲鞦韆也龍舟杯者鬪龍舟也高士杯者一面畫周茂叔愛蓮一面畫陶淵明對菊也娃娃杯者五嬰兒相戲也滿架葡萄者畫葡萄也其餘香草魚藻瓜茄八吉祥優鉢羅花西番蓮梵書名式不一皆描畫精工點色深淺磁色瑩潔而質堅又雞缸上畫牡丹下有子母雞躍躍欲動又梅村作宣宗餞金蟋蟀盆謔以雞缸爲宣窰又云楊致軒先生曾語余祭紅亦作霽紅或作際紅惜不及問其出處

劉廷璣在園雜志磁窰起于柴世宗迄今將近千年徒傳柴窰片之名所

謂雨過天青者已不可問矣嗣後惟官哥汝定其價甚昂間亦有之然而不易多得若成窰五彩暗花而體薄者雞缸一對價值百金亦難輕購本無多也再則宣窰最佳一時稱盛而真者甚少以嘉萬之間本朝便倣本朝極易涵淆至國朝御窰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規模造作精巧多出於秋官主政件阮兄之監製焉近復郎窰爲貴紫垣中丞公開府西江時所造也倣古暗合與真無二其摹成宣黝水顏色橘皮櫻眼欵字酷肖極難辨別予初得描金五爪雙龍酒杯一隻欣以爲舊後饒州司馬許玠以十杯見貽與前杯同詢之乃郎窰也又于董妹倩齋頭見青花白地盤一面以爲真宣也次日妹倩復惠其八曹織部子清始買得脫胎極薄白碗三隻甚爲賞鑒費價百二十金後有人送四隻云是郎窰與真成毫髮不爽

誠可謂巧奪天工矣磁器之在國朝洵足凌駕成宣可與官哥汝定媲美更有熊窰亦不多讓至于磁床磁燈又近日之新興也

阮葵生茶餘客話御窰磁器超越前代規模款識多出刑部主事劉伴阮監製伴阮名源又有郎窰巡撫廷極所造仿古酷肖今之所謂成宣者皆郎窰也又熊窰亦不多讓近則年窰唐窰皆入賞鑑

審器說終

後觀石錄

蕭山毛奇齡大可箸

壽山在福建福州城北六十里芙蓉峰下舊誌云山產石如珉又云五花石坑去壽山十里宋時故有坑以採取病民縣官輦巨石塞之明崇禎末有布政謝在杭嘗稱壽山石甚美堪飾什器其品以艾葉綠爲第一丹砂次之羊脂瓜瓢紅又次之然未之見也久之有壽山寺僧於春雨後從溪澗中拾文石數角往往摩作印溫潤無象顧名不大著至康熙戊申閩縣陳公子越山名曰浴字子槃故黃門子忽賞糧采石山中得妙石最夥載至京師售千金每石兩輒估其等差而較倍其直甚有直至十倍者自康親王恢閩以來凡將軍督撫下至游宦茲土者爭相尋覓上者

置几榻把弄次者鏤刻追琢與寶石珊瑚瑁璚碑渠螺蛤齒貝同嵌什器遍飾纒繡鞞毬鞞帶念珠牙筒藥管諸物其最下者摩符雕印雜鏤人獸餅盃以爲供具而於是山爲之空近則入山無一石矣然後收藏家分別其舊藏者以田坑爲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每得一田坑輒轉相傳翫顧視珍惜雖盛勢強力不能奪石益鮮價直益騰而作僞者紛紛日出至有假他山之石以亂真者予入閩最晚不敢妄覲下品然私心欲得上品一觀而不得當是時有估人販兒攤門捱巷爭以贗物來銜槩却之去旣久忽從營丁得二石旣又從通家世友宦茲土而未歸者得五石又旣與此間友人賭棋得三石然尙妍蚩之間也旣則友人有貽贈者有轉覓其親黨之舊藏而願售者雖稍勝於前非上品

也又既則有有力者託人覓致而中爲人竊得之私來相買且願貶其直以上上之石而直出中下予曰此非伯夷之樹也雖然一翫物耳安

見有力者必得而無力者必不得因買得八石而許子不棄

名遇浙舊學使平遠

先生之孫

則予世通家子也瀕行江西遣估者私覓閩城之佳者來售又得

九石連前後陸續所得通計得四十九石大槩上者十三中上十四中十二中下十偶於諦觀之次共錄一箋以當展翫嘗見友人高固齋作觀石一錄流傳人間因謬題之曰後觀石錄若夫好石之癖予本無有且貧不能致致之亦不能保今之所觀安保其必我有者則亦從而觀焉可已

艾葉綠二 平直橫徑各寸而臥螭紐楊玉旋

名璇閩追師名手

製紐綠色通明

而底漸至深碧色獨其住處稍白則艾背葉矣駱幼重曰驟觀之但見兩螭環首掉足蜿蜒綠波中

上半如碧玉下半如紅毛玻璃酒餅又如西洋玻璃餅

羊脂一 高二寸半徑二寸橫一寸白澤紐玉質溫潤瑩潔無類如搗酥割肪膏方內凝而膩己外達

鵠眼砂一 此舊坑也高二寸半橫徑各寸辟邪紐通體荔紅色而諦視其中如白水瀟丹砂水砂分明粼粼可愛一云鵠鵠眼白中有丹砂銖銖粒粒透白而出故名鵠眼砂舊錄亦以此爲神品

蔚藍天一 蔚藍天又名青天散彩高二寸半橫徑各一寸半紐作三狻猊二蔚藍色一白色各相搏噬而藍俯白仰分明不雜其石身下方初露蔚

藍三分許漸如晚霞蒸鬱稍侵柴焰而垂似黃雲接日之氣真異觀也

又一 分寸同前亦三狻猊紐而兩白一黃毫釐相判白如蕎粉黃如豌豆
殊質並弄猙獰出脫至其蔚藍之妙一若歸雲乍斂倒影微薄而中界以
白虹者造物之入神乃爾

瓜瓢紅二 橫徑各一寸三分而高倍之蟠螭紐紅沁若西瓜瓢子流滑融
溢入手欲化一頂上黃螭似瓜犀小黃近蜜色者腰下血浸淋瀝漸至流
漫

蝦背青一 高二寸六分橫徑各一寸二分獅紐獅頂立稚獅墨色蠕蠕自
得而母獅首承之唯恐其墮通體淺墨如蝦背而空明映徹時有濃淡如
米家山水舊品所稱春雨初足水田明滅有小米積墨點蒼之形是也

肉脂一 一名肉紅本羊脂玉而略翳紅影於其間望之曖罩熒熒如時世宮粧預施臙脂於頰而尙以胡粉彷彿舊詩所稱芙蓉脂肉綠雲鬢者此最上神品也惜吉光片羽不滿靚耳紐二螭顛倒臥一紅一白長徑各一寸橫四分相傳狐白裘有臙脂雪名當類此

鍊密丹棗一 此舊坑也百年前流傳至今之物百鍊之密漬以丹棗光色古黯而神氣煥發以方番珀則憎其紅以視緬葫則却其黑高二寸徑一寸橫七分圓身虢紐

桃花水一 高一寸五分橫徑各七分石有名桃花片者浸於定磁盤水中則水作淡淡紅色是其象也或曰如釀花天碧落濛濛紅光曖然宜名桃花天舊品所稱桃花雨後霽色龍蔥蔗幾似之臥獮紐

觀石錄云白玉膚理微有粟起大似雪夜待人之候是石通瑩無纖毫瑕疵而微有粟起非石粒沙屑也

三合一 首青獬立紐如碧落蔚藍色獨兩角拳大通明而色微淡西羊名獬者大角大蹄是羊注蹄處皆偉然可驗也特石身如羊脂垂以藥黃恍青羊踏白石着黃土中想金華道上方平狡獪故自有此高一寸八分橫徑各一寸

晶玉一 殷於菜玉而白於蕨粉然故明透曰晶玉高二寸徑二寸五分橫一寸三分辟邪紐

觀石錄云晶瑩玉色勝莫愁湖中新藕言其明也

白花鷹背二 又名灰白花錦高二寸半橫徑各一寸三分一葡萄紐一瓜

紐其紐爲楊璿所製葡萄瓜俱純灰色獨取其白色而略滲微紅色者爲枝葉其葉中蠹蝕處各帶紅黃色淺深相接如老蓮畫葉然且嵌綴玲瓏雖交藤接葉而穹洞四達真鬼工也石身如冰裂灰白花錦平曼間亦似有枝葉橫披紛拿盤攬之勢

白如磁色灰如舊錦中紫灰色且各有血浸紋如宣和紅絲硯於灰白質中朱纏紅絡備極景象

壽山石記有云色如鷹褐如蝶粉如魚鱗如鷓鴣斑正指此類

二合一 紐密魄色身瑪瑙色高徑各二寸橫五分金猊紐通體朗徹而二色截然其爲瑪瑙色者如櫻桃紅如霞紅深淺流漫煇燦不定真是妙品
灑墨一 高一寸五分橫徑各八分天青色而隱以紅暈濛濛然如日隙灑

雨螭虎紐

泥玉一 玉之類建窰白磁泥者高徑各一寸八分橫六分螭虎紐

杏黃一 如杏之初熟於黃湛中一面微紅滲滲若曬色然白澤紐高二寸

廣半之

硯水凍一 高一寸五分廣八分獅紐硯池水微黑而凍似之

藏經紙一 高一寸八分廣一寸白澤紐金粟山藏經紙色 入手作木蓮

凍

桃暈一 蹲獬紐高一寸半徑一寸橫半之紐有暈紅而身微淡桃塢夕陽

崑石俱帶紅色

紅粉一 如臙脂之漬粉又如莧汁沁白糜中苾蘿村傍有紅粉石應如是

矣特西施去後江枯石爛不能多得耳高徑各五分橫三分狐紐

蘋婆玉一 當庚紐高二寸半橫徑各一寸半獸肥腩如豕而光澤可鑑其

通體白色大類蘋菓初白時尙掩青氣而淡紅點染見之指動

筍玉一 儼會稽象牙筍初脫衣時高一寸半廣一寸螭紐

象玉一 高二寸三分橫一寸半徑同之立鷹紐有象牙紋

觀石錄云超脫高貴若象牙不辨爲石

密蠟一 高徑各一寸橫三分天馬紐

壽山石記云如蜜如醬如鞠塵

秋葵蜜蠟一 高徑各一寸橫三分圓身纏紐一名枇杷黃

觀石錄云新黃如秋葵亭亭日下

甘黃蜜蠟一 又名渣黃獅紐高徑各八分橫三分

觀石錄云妍如萱草舊似春柑

天蕊瓢一 俗名天荔枝廔紐高一寸四分徑一寸廣五分

玉帶茄花一 三足能紐玉色而下以茄花色承之高一寸五分廣一寸

玉柱一 高二寸半徑八分橫五分圓身臥豸紐儼端門兩傍所稱擎天柱者

落花水一 一名浪滾桃花高二寸橫徑各一寸辟邪紐石類水色中有紅

白花片隨水上下一面界白痕如迴波然或曰此石花之紋非沙隔也

觀石錄云如美人肌肉中含落花落霞者

洗苔水一 與前高廣同亦辟邪紐本對石也石類碧水色而中有苔痕微

間磯石亦非沙隔

玉鎮一 高二寸半橫徑各一寸半方正如鎮子螭虎紐與前蘋婆玉高廣相似似對石

觀石錄云明澤如脂衣纓拂之有痕微類此

紫白錦一 高二寸橫徑各一寸狐紐紐白色而石身紫白相間類嘉興錦

蜜楊梅一 蚩吻紐類蜜蠟色黃澤可愛而一面有疹粟如楊梅粒滲以朱

點高二寸徑一寸半橫八分其他礬石一高方神羊紐兩角明瑩如羊角

燈片而面作枯礬色水墨玉一蒼玉一皆小方獅紐豆青一小長方狐紐

枯綠一又名乾箬綠小長方狐紐與豆青同似對石豆白一小方白澤紐

凡白色而微帶蔥色曰豆白硃砂磁壺色一長方蚩吻紐鐵色磁壺色一

又作棕色中方辟邪紐磁白一大方母子狻猊紐與象玉高廣同似對石
石膏一小長圓螭紐

小晶玉一 高八分橫徑各四分瑩徹如晶獅紐高因齋所藏物也偶讀予

所著曼殊別誌感之取以贈曰請藍公漪

名漣工於篆石

篆曼殊二字繫之摺

扇之骨間日摩挲之憶在京師時曼殊以書箋乞張七雛隱篆曼殊與佛
婢二石而雛隱已行遂屬廊房榭榭攤門者白篆之而命之刻今亦不知
棄何所矣誌此爲之淚下

卞二濟壽山石記云石有類玉者珀者玻璃玳瑁硃砂瑪瑙犀若象焉
者其爲色不同五色之中深淺殊姿別有細者縲者綺者縲者蔥者艾
者黝者黛者如蜜如醬如鞠塵焉者如鷹褐如蝶粉如魚鱗如鷓鴣斑

焉者舊傳艾綠爲上今種種皆珍矣其峰巒波浪縠紋膩理隆隆隱隱千態萬狀可彷彿者或雪中疊峰或雨後遙崗或月澹無聲湘江一色或風強助勢揚子層濤或葡萄初熟顆顆霜前或蕉葉方肥幡幡日下或吳羅颺彩或蜀錦鬻文又或如米芾之淡描雲烟一抹又或如徐熙之墨筆丹粉兼施石之奇妙也如此

勇盧閒詰序

同治甲子余歸自灤州始與搃叔相見京師晝長無事往覆辨難以破岑寂
一日舉鼻煙難搃叔搃叔言二字見典章實始雍正時曩涉獵所及間得一
二羌無故實久不省憶矣余幼時見乾嘉老輩者此者說色味氣臭甲乙品
第辭涉微眇然未有述作孰原孰委不得明也近世上自士大夫下逮傭卒
持刀兒皆能蓄之結習所存不求甚解詢厥從來賢士大夫且懵焉於何問
原委宜有文字昌之搃叔退而最錄成數百言復持示余凡余所能言者已
盡言之有余不能言者亦言之夫一物不知儒者以爲恥鼻烟玩物且尤細
者也於此求知視讀通鑑喪志多矣余又願搃叔毋道已知令羣不知笑來
也戊辰七月高平祁之鏢季聞

序二

自意大里亞通中國中國始尙鼻烟三百年來靈異競出其品在呂宋淡巴菰孟加臘波畢之上趙子搵叔甚疾波畢不茹淡巴菰獨取鼻烟以爲宜有最錄乃徵聞攷見成書一篇曰勇盧閒詰閒詰云者淮南之佚單文厪存散見他籍鼻烟遺事罕著篇冊太史公所謂書缺有閒閒則詰之儒者之責勇盧者何龍魚河圖云卸覽八百八十一引鼻神之號呼之九過惡鬼自卻者也爲之釋曰天地之氣一闢一闔時其節宣謹其出內衆邪無從入氣之旣衰鬼瞰其室厥狀如醒如寐夜臥習忪眚如有疾余則呼神使扱壹壺引昇導以齶齶曠若發矇志乃不怯禿髮烏鳥厥有女媧游魂幻響坳之爲活是能天札瘥昏阻是百岷余則呼神使增塵霏揚揚是斡是搨吸引清氣充於大宅逐

游魂使變蕩女媧無迹夫九陽數也鼻者氣息之主也扶陽抑陰洞物達臭其疆中制外有予斯奪可一言決方今聖德遐勇海邦之氓既同中國異物琛賚不脛而集惟此鼻烟最先列方物瑪竇南游實兆今茲中外爲一不有撰述爲之明微溷溷無意薰蕕何別鄭君有言曰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若善若惡其鑒在識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是即格物之學非以窮知對竹子七日改君子猶樂言此也釋書意明白光緒六年七月績溪程

秉鈞

序三

祁子季聞貽余鼻煙斤許書來徵事既最錄爲一篇序曰煙於字从火許叔重氏解曰火氣也吸煙始西域釋氏稱山中有草然而噉之可以解倦毗耶那雜事律言吸藥煙兩盃相合底上穿孔孔置鐵管長十二指是今世吸煙法所自鼻煙非煙也吸煙以口此受以鼻火不可然無煙者也無煙稱煙有徵乎證之廣雅釋器篇煙臭也火氣本義臭引申義也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曰草樹浮煙王冰注燥氣也五常政大論曰煙埃蒙鬱注土氣也氣之臭聞不盡火也以鼻服煙法當亦始西域根本說曰諸苾芻畜歛烟筒畜灌鼻筒比物連類事相因也或曰筒引水以灌鼻疑初灌水後服氣也引火吸煙事明天啟中始徧中土崇禎十二年後爲大禁洪文襄在當時曾奏罷之

見楊士聰

玉堂 國朝崇德六年二月上諭王貝勒大臣曰不習射之罪非用煙可比是

亦著爲令也吸煙之害鴉片出而毒遂中於人心世道

鴉片煙明會典入貢曰烏香西洋語

舊曰亞榮李時珍本草綱目曰阿芙蓉其國人自名合浦融還音曰鴉片中土人呼曰烏煙

道光十七年特嚴鴉

片之禁職官兵丁犯者論如律迄今未有改也鼻煙入中土最先行世稍後於物不爲害於法不設禁且珍異之歲時典禮入備班錫蓋自歐邏巴洲越海九萬里土物之愛獻於天府琢壺盒鐘窮泰極侈而尙方製器敷崇宸藻丹文鏡色精奇邁倫尤足以馳域外而爲觀美茲事至微要亦一時風會之所繫也紀載闕如無徵不信爰摭摭見聞辨物正名略具解義題曰勇盧閒詰以埶小說家異時觀者或亦舉方畔揭道張存大博經之一術也同治八年己巳正月會稽趙之謙

勇盧閒話

會稽趙之謙撰

鼻煙來自大西洋意大里亞國明萬歷九年利瑪竇汎海入廣東旋至京師

獻方物始通中國

徐繼畲瀛寰志略攷意大里亞于漢爲大秦國後漢書言延熹九年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

入貢則謂明以前未通中國殆不其然按漢書西域傳安息國進

犂靬眩人後漢書大秦國一名犂鞞魏畧作犂靬又言常欲通使

爲安息遮遏安息犂靬舊時分并屬部已不可考無以傳信今仍

據澳門紀略斷爲明季始來又意大里亞亦稱以他利伊達利意

大利義大利羅問羅汝那馬薩都爾尼亞厄諾地亞奧索尼亞

同治五年定通商條約則稱義國其進口稅則鼻烟入酒果食物

類國人多服鼻煙短衣數重裏爲小囊藏鼻烟壺至國朝雍正三年其國教

化王伯納第多貢獻方物始有各色玻璃鼻煙壺什倫鼻煙罐各寶鼻煙

壺素鼻煙壺瑪瑙鼻煙壺及鼻煙居六十種之六按利瑪竇以明萬歷二

年四日卒其徒如湯若望利類思安文思南懷仁久居中國至國朝順治初用湯若望修歷法康熙九年命兩廣總督金光祖檄通曉歷法恩理格閱明我二人入監于是徐日昇安多畢嘉白進張誠先後供職熙朝定案云二十三年聖駕南巡汪儒望畢嘉白進獻方物四種上命留西蠟賜青紵白金二十九年南巡畢嘉白進獻方物儀器命後送來京張汝霖澳門紀略云康熙中始通貢其國人以過遠不獲詣闕下圖像以朝當在是時西蠟爲物不可曉西洋人呼鼻煙瓶爲蠟或卽是也鼻煙在康熙時已盛行見王士禎汪瀨紀載惟會典所五年西洋博爾都噶爾國王若望遣使麥德樂貢書則雍正三年始也

方物四十一種有鼻煙乾隆十七年國王若瑟復貢方物二十八種有赤金鼻煙盒咖什倫鼻煙盒螺鈿鼻煙盒瑪瑙鼻煙盒綠石鼻煙盒及鼻煙聖德廣大不寶遠物自諸王貝勒大臣以下預賜宴賜壽蒙恩賚者不可勝紀幽格神明遠外藩咸膺殊賞乾隆二十二年孝聖憲皇后南巡賜淮北惠濟祠鼻煙壺一五十二年賜安南國王鼻煙二瓶鼻煙壺一五十三年再賜鼻煙

三瓶鼻煙壺二朝鮮國王鼻煙一筒南掌國王緬甸國王瓷鼻煙壺五十九年賜佛嚙西國王鼻煙壺外藩陪臣若朝鮮南掌英吉利佛嚙西越南暹羅琉球諸國先後來朝者皆賜玻璃鼻煙壺瓷鼻煙壺及鼻煙有差嘉慶元年舉行千叟宴朝鮮越南暹羅使臣人賜鼻煙一餅鼻煙盒一七年朝鮮使臣

預重華宮筵宴復賜玻璃鼻煙壺後遂爲常制今世言鼻煙掌故可考信者

略見於此

煙艸皆來自海外中土人得而種之依法製之既行遂擅其業淡巴菝出呂宋明萬歷末漳泉馬氏始造煙傳自九

邊今則處處有之而呂宋無聞矣鴉片明會典稱入貢者爲暹羅爪哇榜葛刺三國今英吉利所貨出都魯機與東南兩印度然滇蜀秦晉閩粵及江浙沿海農氓亦有違禁私種者質或過之製恆不及昔有人至印度見其處造煙如中土造紙法實罌粟於池待其爛而後合之故所得愈多依法試造亦不成疑尙有秘藥點之也近年雅片入內地者數稍減蓋禁網漸弛利不克專鼻煙中土亦有仿爲者通商各國咸販以去色臭迥異來自番舶亦薄劣非舊時物信乎利所不居害亦弗及也呂宋久易主英吉利尙強盛

道光中議繳銷雅片事起實爲中外構釁之始意大里亞來濠鏡者三百餘年幾等土著國有鴉片會禁勿市其和約第一條云大義國與大清國素無失睦噫亦足紀已

鼻煙西洋語舊譯爲布露輝盧今英吉利語譯爲科倫士拿乎產自中土者

爲士拿乎鼻煙盒則爲士拿乎薄士

英吉利語譯行中土者皆羅馬語羅馬意大里亞屬部也今分九國

之一

上品曰飛煙

飛若今山東飛麵之飛曾見乾隆時人題蠟上字曰水磨碾上飛水磨碾次飛一說西洋人製鼻煙爲水磨屋

碾烟草以掃自屋頂者爲上故曰飛烟又云彼國初時未有此製有人藏烟葉數十年發視變爲塵土歟之有異始製碾法與中土

糖霜因大風拔屋而得壓法相類飛兼輕清細賦古義所稱無根而至絕迹而去庶近之矣次則鴨頭綠色厥味

微酸謂之豆煙

祁季聞曰張汝霖澳蕃篇言飛烟豆烟爲對文豆烟乃言顆粒凡和藥碾極細實器中往往自結鼻烟出

蠟後經宿輒成顆如豆氣清而潤故凝聚此舉其形質非烟品弗誤會爲一也

舊說鼻煙色深綠爲上鴨頭綠者次然深綠歷百年變而深紫有近墨色者承日光斜映之隱隱類瑪納斯石耳鴨頭綠久則微黃亦有成紫者舊說以紅爲下紅者質薄而氣烈然視近時所稱鴨頭綠猶勝也有白色者向所未聞曩居京師曾一見之初以爲贗物試嘗少許亦佳品也市儉奇貨居之不能得祁季聞識一故家藏鼻煙甚夥余偕往求觀主人則羅列几席殆滿給客徧嘗皆精絕洵富有矣將告歸主人言尙有一種畱自先世未敢辨優劣諸君試評之及出臘上色作紺碧黝然以古上有標題乾隆元年月江所贈視其中損不盈寸似甚矜貴龔之如壁上土坐定索然意盡余謂太羹元酒復見今日季聞笑曰此所謂中無所有獨以老兒尊者也主人亦大笑近又有一種色紫黑頗具雲水紋旣暴而酷且甘以壞有爭購以爲至美者譏評

今古牧豎司之無責耳矣余以觀色爲疑季聞直爲此皮相耳不可爲目目何能爲鼻其言是也

王士禎香祖筆記七呂宋國所產煙草本名淡巴菰又名金絲薰近京師又有製爲鼻煙者云可明目尤有辟疫之功

汪瀨隨鑾紀恩曰七月十五日皇太子賜鼻煙一玻璃瓶此煙草生海外章奇島西洋人以香藥調製之用瓶懸之帶間以小指挑分許罌入兩鼻觀最能去疾

李調元南越筆記曰鼻煙製煙爲末研極細色紅入鼻孔中氣倍辛辣貯以秘色瓷器及玻璃水玉瓶盒其價換輕重與銀相等來自番舶今粵中亦造

之足以餽送

按汪說草出章奇島則地誤章奇乃長崎也在日本屬東南洋王說京師人製爲鼻煙則薰以未利玫瑰者今

京師及江浙皆能爲之非來自海外無明目辟疫之用李說色紅氣辛辣蓋未知其趣者胡甘伯曰昔有人病目五年或教以鼻煙治之兩月而愈軍興以後山鄉多疫者又能愈頭風蓋其力遠歸行醫藥畢喪葬迄不病其人素服鼻煙者又愈頭風蓋其力遠歸行自鼻頰至巔頂絡腦還下目內皆是達太陽陽明性善守故調中逐穢故辟疫其云以香藥調製則未聞意大里亞本大秦地大秦產香藥見於魏略又蘇合出大秦云雜和諸香爲之或其國人能製香變其法而爲此亦未可知也

其氣靜爲上動爲下無盡爲上有盡爲下靜與無盡綿綿若存上之上矣清爲上濁爲下厚爲上薄爲下清而厚爲上清而薄爲下清而薄愈於濁而薄濁且厚則下之下矣

凡品目四等曰堇曰酸曰燥曰豆堇盡神酸知意燥毗于氣豆麗于質故堇爲上豆爲下可名象不可迹求爲上可迹求爲下

此四等今人益以焦爲

五等者庸妄子之言也四等之分舉其大者而已其實當通以二妙曰兼曰引兼者堇酸互燥豆互引則本燥而進酸本豆而進燥

枯坐調息得其疾徐與其界限宜爲之表而詳說之余謂君家有藏煙獻疑者至可令印證若僅舉文字示人鮮不以爲妄矣又近時俗名若鹹鏝草黴乾菜諸目皆鄙謬不足信茲不具錄更有呼螞蟻矢者大失實辨見後

蕘从三羊說文曰羊臭也或从亼作羶素問五臭無蕘春臭以臊月令五臭無臊春臭以蕘臊說文曰豕臭也服虔通俗文魚臭曰腥豶臭曰臊呂氏春秋本味篇草食者蕘肉獲者臊腥臊蕘三者類也謂腥臊濁謂蕘清耶何取乎爾曰是不然臭何以蕘實脂氣也呂氏春秋孟春記其臭蕘高誘注曰木香蕘也木香何蕘庵蓼苾呷凝而永之脂氣義也必蕘羊臭是義渠之魚鼈而東海之逐臭也番舶來海外出其布帛鉛錫皮革皆類羊臭又炭溼氣之積而然者也鼻煙無是也其爲蕘也無質非氣渾于意而達于神故曰盡神也恍兮忽兮無指名也而縣象之膩若也臙若也如往如復而浮游乎清虛

之表也淡而彌旨浸淫幽眇而周歷乎思議之所窮也密室坐忘出戶遇之
畫寢乍興悠然會之方春蕃萌圓煦斯孚含津吐榮風迴雨酥挹茲芳潤是
爲道腴龍涎有香鹿尾有漿蒲萄之酒琥珀光味若貂鼠乃稱良以茲比例
吾猶不敢別其誰短長也

季聞曰味若貂鼠句下當益以秋臍夏殼
均在旁白八十萬敵一黃季聞嘗出藏煙

神品屬余評之戲題爲風定月
涼持整對鞠故有此語附記之

酸味也非氣也以酸爲氣始見于荀子正名篇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
鼻異楊倞注酸暑洩之酸氣也王氏石臞以酸爲膺之誤然五味甘鹹苦入
口始辨辛酸則鼻觸知之味亦兼氣也高誘注呂氏春秋酸鑽也劉熙釋名
釋疾病酸遜也煙之酸兼斯二義彜圓而酸銳鑽之用也初候之則屈曲而
達也復靜審之擘斂而發越肉若瑟縮而息若旁迂也遜之用也虯龍獨遊

獅子滴乳灑然而涼蕩滌靈府解人會意得知其故豈酒樹麩木之託始乃
眞竹暢草之罕遇曩有僮父年齒長矣自謂茂先能辨龍鮓日令僮僕罄其
瓶盒沃以醞酢余語季聞彼或未聞唐薛仁杲召富人求金寶以醢灌鼻事
耳不知而作亦足哀已故詳說之毋令渾沌鑿七竅也

季聞曰煙之酸者入鼻直上還沁於

目若欲泪然已而轉去清絕無滓酷暑祁寒客感胥獨故善去疾
文選高唐賦注酸鼻鼻辛酸泪欲出也夫欲出者不出者也是鐵
脚板注

燥北方人呼飯焦爲洪孤切音若見方言火也楚轉語猶齊言焜火也

燥焜音焜焜反燥焜一聲之轉焜同燬燬音同火古音魚虞模脂微齊皆轉歌

麻飯焦以火宜段借是或以爲彌非也鍋底焦飯始見徐廣孝子傳述陳遺
事南史潘綜傳作好食鍋底飯錄焦以貽母今俗呼鍋巴又曰鉢焦粟歷五

變以釋以蒸無燻爛饑炊曝中程水火所齊方發其馨非安乾特乃類婆餅
鬱烈則煖成之膏潤願爲糗芳罔或覆甑飯不必皆焦焦之美者飯同氣相
求不能以寸鼻觀與迎會心非遠故余以爲毗於氣也南人不知燥字之義
益之曰焦列諸五等以燥爲胡指畢澄茄比之椒塗愚者信之索諸虛無語
言文字不能通方弊乃至於斯乎祁季聞氏曰是則然矣吾謂燥可作烝見
吳任臣書訓得也飯熟不可見以耳候聲以鼻候氣氣焦則得矣今北人飯
焦呼烝於他物呼燒烝烝鼻治燒烝目治

豆列九穀人所常食未答殊種生熟殊用大豆多甘小豆有酸嚼之若腥飪
之生香嚙以醜酢稱重而芳伊茲得名獨抱之質非羹非酸爲三爲一厥類
近燥乃飯豆實以爲具體則櫛沙之種也以爲下物則亦詰多之珠也宜問

諸樂靈殖之神而不能爲無慧者指其途也視人表之九品書中上而已止
出其下者固實鯨有徒也姓名碌碌有難記惟臭味差池聊復舉一隅也斥
漏見之亂真戒曲聽之受誣夫何瑣屑餽釘之不厭忽紛羅而爲是竅穴之

喁于也

季聞曰四等品目盡人知之無人言之三
百年來始聞此語造鼻煙者何修得此

鼻煙初成時質未凝氣尙流散納蠟中密粟無一痕數十年後氣斂質結視
其內舒卷如雲霞如水波如晴沙如蟻蛭以如蟻蛭者爲最陳久俗呼螞蟻
矢取形近也今人直以白蟻矢當之粵東地卑溼蟻所聚處置經宿矢集蠟
外幾徧賈人高其值欺過客有奉之以自矜許者此葉公之好龍也

盛烟之蠟舊製極小僅貯兩許磨琢精巧瑩過水晶間塗以金璀璨陸離其
式方圓三角六角八角侈弇殊別又有中分二隔三隔者夫己氏曾以一百

六十金得二隔者一余獲見之彝煙也計不足五兩凡此皆初入中土時珍

品後既徧行乃有大蠟一蠟貯斤許小者亦四兩然不及前遠矣近時從番

舶來者絕稀列肆貨販率多薄惡惟出自故家巨族之遺始得佳勝耳

俗以蠟稱

煙者名尤不經惟粵東呼鬆膊素一種絕佳近亦不易得京師有云十三太保者每篋十三蠟或方或三角乃最佳者同治辛未偶

見之索值大昂非窶人所敢過問也

既識品類宜慎收藏北方風日燥烈可虞南方卑下蒸溼彌甚度閣之區必

先審量無使失宜又當擇匱笥必舊物精潔中無雜氣者樟櫛所成鬆漆甫

具近輒竄越不可復治非惟穢惡雖沈水甲煎皆慎避之棋僧湛靖

字秋航俗姓趙

儀徵人卒時年百一歲

爲余言地有燥溼人持其平置吾禪牀風日所不至蒸溼所

不壞此老說法亦具至理

香祖筆記又曰鼻烟以玻璃爲瓶貯之瓶之形象種種不一顏色亦具紅紫黃白黑綠諸色白如水晶紅如火齊極可愛玩以象齒爲匙就鼻龔之還納於瓶皆內府製造民間亦或仿而爲之終不及

沈豫秋陰雜記曰鼻煙壺起於本朝其始止行八旗并士大夫近日販夫

牧豎無不握此壺則水晶羊脂瑪瑙翡翠茄瓢瓷石等質而蓋則珊瑚珍珠

貓眼無不鏤奇錯采最行者燒料套紅以藕粉地爲上久貯不乾者名老皮

價甚鄭重

補堂久寓淮上習見達官巨商競以羊脂翡翠爲尙而不知製壺之始僅有玻璃餘皆後起也近人箸錄說鼻煙事

絕妙偶得之亦皮傳語此類是也

鼻煙壺初製比古藥瓶式故呼爲瓶後惟稱壺壺皆以五色玻璃爲之漁洋所稱白如水晶紅如火齊者也時天下大定萬物殷富工執藝事咸求脩尙

於是列素點綉以文成章更創新製謂之曰套套者白受采也先爲之質曰

地地則玻璃車渠珍珠

乃白色明玻璃康熙中製有之後不復見

其後尙明玻璃微白色若凝

脂或若霏雪曰藕粉套之色有紅有藍

漢軍閩研薺太守爲余言康熙間套紅藍壺今僅存者俗稱三

十六天罡希世珍也余居京師近

十年見紅者二藍者一其言非虛有綠黑白白者或藍綠地或黑地

無紅地者套藍有紅地然不多見更有兼套曰二采三采四采五采或重疊

套雕鏤皆精絕康熙中所製渾樸簡古光照豔爛如異寶乾隆以來巧匠刻

畫遠過詹成矩鑿所至細入豪髮捫之有稜龍鳳盤螭魚雁花草山川彝鼎

千名百種淵乎清妙凡所造作或稱曰皮最著者曰辛家皮

辛家皮最精潔其色屑珍

寶爲之光

勒家皮

藕粉地若冰雪設色亦

袁家皮

與辛家皮相近別有古月軒

地則車渠亦具五色上爲畫采間書小詩壺足題古月軒其題乾隆年製者

尤美又有雕鏤仙山樓閣珍禽異獸點綴五色如星在天曰桃花洞自此製行遂有琢玉石羅珍寶以示誇耀爭相引重不知其爲耳孫也昔時造壺取便適用式多別異器但逾寸且有小如指節者嘉慶後始務寬大浸至盈握富家陳設有瑪瑙壺中容二升其初壺口徑或逾四分後改而窄不得逾二分云可使氣不旁洩盡易前法俗士寡聞據以置辨皆目論也用述是篇爲之提綱其有他製件繫於後俾得按索資談助焉

珠之屬 珍珠大如雞卵或云出意蘭凡珠南海色紅北海微青西洋白出松花江色如淡金所稱東珠者也珠壺見者色白非中土產 螺鈿粵人亦呼雲母

玉之屬 白截肪黃蒸栗所共知也或留皮色爲之赤黃相間或改古玉琫

爲之尤奇麗 珊瑚少完好半從黏合鏤花於上掩其壘痕 瑪瑙諸色畢
具有纏絲柏枝水藻諸種有成天然圖畫者嘗見一壺面文錯互若叢木上
爲峻嶺窄嶠刺天旭日一輪方出林表背則平遠沙隄蘆葦所交宿二白鷺
淡月半窺照水有影奇物也又一壺面之左有一僧兀坐其右雲氣一縷自
下而上背則類七孩相撲爲戲 琥珀舊時尙赤近以淺黃爲貴呼金珀一
種雜松根者稱雀腦僞者曰柳青亦呼玻璃松密蠟質闇來自外洋 碧霞
玳紅者爲上有黃碧紫白諸色 翡翠質堅不受礪琢徒飾外觀叩其中窄
且塞無以治之 水晶亦具諸色有髮晶櫻晶余曾見髮晶壺面髮短近竹
背稍長似畫蘭遭俗工琢之而敗有月魄者中含水珠能上下紫晶爲多

石之屬 岫巖石色黃 金州石類纏絲瑪瑙 雲錦石出江西安仁縣雲

錦湖每大雷雨過遠望水中有光起則有佳石或具物象類鬼工然千萬石中不得一二有水藻文者爲多亦有與金州石仿佛者 綠松石舊時多製

之今不復作 端溪石硯材之餘云能潤燥亦未然 瑪納斯似碧玉來自

塞外 喀什倫褐色中有金星晃耀眩目西洋人以玻璃成之實非石也

黑石中具物象者居京師時曾見一枚面爲蝶有五色背爲木通一片甘草二片文理無少差別季聞亦欲得之後爲有力者取去又見一黑石類茄有紋皴起如網如絡沈子受田極寶愛之自署其室曰壺齋不知何地產也

木之屬 木豆俗呼木腰子色類榱子上有水紋 木瘦色澤奇古然不足

用 竹根嘉定人製或取兩竹節近合者隨其中空削爲壺頗幽雅藏之不

慎輒裂 木變石出黑龍江水中俗稱墨珀桂馥札樸云周書王會夷用關

木孔晁注水生水中黑色而光其堅若鐵卽此閩百詩尙書古文疏證云寧古塔與肅慎相近水中木變爲石卽石磬也榆變者上松變者次之楊賓柳邊紀略云楛木非鐵非石居人多得之虎兒哈河札樸又云緬江亦有木變石與黑龍江所出同性類琥珀具攝力盛之易漦 剔紅乾隆中仿明漆器製極工今不多見矣 壺盧僅可置几上余舊爲二銘失其藁

瓷之屬 今京師瓷壺有索高價者視之爲明嘉靖時物亦有萬歷中畫采者皆藥瓶又見一定瓷扁瓶上刻雙螭仿佛宋元器亦明時藥瓶也自康熙中景德鎮始造瓷壺半從舊式如筒有作玉壺春諸製者繪十二辰乾隆中始倣鼻烟壺式畫百子及仕女仙佛草蟲花鳥道光時有畫馬者今不常見又有雕瓷製類別紅工拙非一陳國治者祁門人以畫法雕瓷海內無兩余

見一壺上作蝙蝠五飛伏回翔似宋院本後國治以罵賊遇害其所手製散亡殆盡近亦有仿爲者無能及矣 余幼秉義方長承師訓一名一物不安無知久居京師友人見其苦心勞力迄無所得託於瓷壺以諷其言曰昔有一人遇事畱意客至其家自頂至踵冠裳履舄必熟察一過忽以月朔訪友坐中見人持瓷壺上畫一鵠心甚詫之未有疑也越五日復遇其人壺上具五鵠也乃大疑問姓名住址乞其壺審視久之又越數日詣之其人出瓷壺壺上鵠數適如日數於是情好日密相處半載驗之輒符乃與之言君此壺奇寶也其人答以家世相傳莫名其故因求重金易之議不決決矣約日交易復遷延爽期待至月盡其人始來索金以去壺上儼然三十鵠也次日出視三十如故亟往詢之拒而不納蓋其家本有壺三十而賣其重出者此君

違俗不務窮理遂自取侮然余嘗遊廟市於攤上曾見瓷壺一四鵠一十二鵠抑亦望文生義有此言乎聞者足戒姑記之其他游談不復錄焉

德清許宗彥鑑止水齋集鼻煙六言曰論蠟攜來市舶海雲養就蠻烟聞道

略如採茗分別雨前火前

自注鼻煙乃樹葉所爲以先採者爲上貿易以蠟計一蠟約斤許

疎快勝鍼

風府不嫌假道靈堅水玉玲瓏滿貯提壺勸徧尊前

海鹽朱一飛淡巴菰詞曰消寒辟疫信無疑爭羨收藏器皿奇一樣皇城買

兩種郎瓶火齊妾玻璃 西洋東洋貯器精品瓶今亦滿天京勸郎莫上插

花去溜夏敲春路不平

自注插花出洋船名溜夏敲春出洋名色

寶山袁翼邃懷堂集謝惠瑪瑙鼻烟壺啓曰石髓胚胎雲斤雕琢鼻之於臭既似烟而非烟瓠之言壺本因物以肖物一拳可握九頓拜嘉中有珠塵更

承優賜睡魔可遣巴菰之香味同參款識親鐫竹葉之斑痕宛若配高辛之
甕甘露瑩瑩搖駒跋之瓶瓊漿汨汨歎嗤鐵杖之瓜魅畏蚩尤之血嗅從僮
父定疑夏令之多孰擊出美人莫掩西施之不潔嗜好酸鹹之外君已心

知氤氳通呼吸之方我非耳食

□仲冕陶山集有瑪瑙鼻煙壺
記感慨得失無當本事茲不錄

張維屏聽松廬詩話曰番禺謝有文字蔚林娛暉閣詩草詠鼻煙有云似煙
仍非煙厥草惟何草薰從艾蕪清雜之薑桂燥蒲萄酒細調薔薇露同擣一

縷吹息微九轉還丹早賦物可謂細切

按詩及蒲萄酒薔薇露乃就今
時所出甘壞一種與熏煙言之

程子公勗與余言泰州康發祥字瑞伯嘗爲鼻煙壺歌公勗背誦一過今日
憶之已忘其半歌有云或入滇南采翡翠或翻滄海撿珊瑚或倩巧匠剔髹
漆或塗秘色燒宣鑪方員奇巧無不有有時依樣成胡盧又云鳳皇鸞鶴鶴

雀鳧麒麟獅象蛟龍魚仙山樓閣烟雲嘯泉石卉木鼃蟻俱奇草絕異淡巴菰妙藥亦非押不蘆乃是海外烟之殊中邦不產外國輸論功與我通血脈鼻觀栩栩神蘇蘇餘不復記字句異同乃余補綴非別本也

鼻煙疊以象齒爲之刻銘四圍出入懷袖久則色變如蠟或如琥珀亦可愛也有以玉翡翠水晶爲之者余爲友人製銘無慮數十向不存稿偶憶一二

附識於此挹彼注茲能清無滓以息相吹天地一指爲胡練溪觀察服氣術在此中

旁有解囊爲壺公爲許邁孫酒闌茶罷花南研北左顧右盼口講指畫善氣迎人

御衆以寬隨方屬員平平安安邁孫方中容員大煙疊目所視手所指一鼻孔出氣

亦復如是與大兒壽佺

初撰是書分四類爲原始正名釋器綴辭後徧求近人書鈔及此者間得

之皆里語耳遂中止生平論箸無可示人大率因此吾友董覺軒憫其無成妻勸寫定檢點舊稟此頗完具遂付手民惜季聞已歸道山不及見矣
光緒六年五月撫叔識

勇盧閒詰終

後序

會稽趙撫叔作勇盧閒詰以志鼻煙叙釋淹雅若詰經若擬子非尋常譜錄
家言矣余雅不嗜此不識其品顧頗憶乾嘉以來諸老佚事用綴卷末以補
此書之闕宣南隨筆云乾隆中紀文達召對上所用鼻烟壺刻此地有崇山
峻嶺茂林修竹十一字舉示之曰汝善屬對能對此乎文達應聲曰若周之

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上悅即賜之

一作彭文勤事
或云劉金門事

洋程紀略云李忠毅總統

水師銳意平蔡牽牽與忠毅故同鄉浼其戚某饋安南肉桂十束西洋鼻烟
十匣哀詞乞緩師忠毅怒判其後曰食汝之肉剗汝之鼻萬斧交加鼻銷灰
滅立斥還之蓋臣剛介儒將風流略可見己金壺七墨云浙中某觀察以衙
參列坐官廳忘攜鼻烟命其僕歸取署中壺少頃僕至卻立於後觀察詰之

敬對曰壺在此恐不雅觀不敢獻也觀察趣出之探手袴下而後以獻一虎子耳衆大笑蓋彼誤聞爲合音也此得之紀載者某尙書典試事不閱文字懷中置二鼻烟壺一紅色一黑色大小相等積試卷於案抽其一輒取一壺視之紅者中黑者斥落如額而止人稱爲鼻烟壺老師某相國督劍南牙前設骨董肆鼻烟壺纍纍人以大府所好也咸往售焉主者曰此值五千金韃爲縣所購者此二千金萬縣所購者其人悟如數購之獻諸相國不旬日遂蒞某任相國返都資裝累千乘蜀人爲之語曰前有獻忠後有相公蔡麟洲觀察官詞苑貧甚而癖者鼻烟一日晤寶文莊文莊以鼻煙奉蔡蔡亦以所佩答之屢出屢易味益奇文莊大喜蔡後簡外任不能治裝文莊知之貸二千金以資其行又某公獲罪時於權貴家搜得其書柬內一帖云送上鼻煙

一蠟上層不使用中層最精而書蠟作刺司讞者讀如字幾陷大辟兩縣令同官於浙一吳人起科第一閩人以資進者並負才譖爲上游器重閩人以鼻煙壺示吳人曰此壺之紅可首稱否吳人曰紅則紅矣惜地子不佳也閩人恚遂成隙終身不解此得之傳聞者凡此諸事撫叔固稔知之然不欲以稗官委瑣之語入本書致乖著述之體則其慎也博物君子就所見聞益我未備儻亦有裨於多識乎光緒六年六月鄞董沛孟如甫撰

士那補釋序

自泰西通商輪舶錯至海島百物幾徧寰宇奇技淫巧用相誘煽世俗競異趨之若鶩不必問物之良楛得失利害損益也惟詭異之是眩風氣移人智愚一轍漏卮莫塞識者憂之然莫能禁焉鼻煙亦產海外自義大利亞博爾噶爾入貢始獻天府聖人不寶遠物昭德展親內自諸王大臣外逮藩封島服咸被賞賚一時士大夫爭相競尙燕會贈偪互相饋遺迄今二百餘年矣下逮賈人牧豎莫不競蓄然事物原始問之瞠然縱有分別異同審求真僞尙矣窮源竟委未有聞也乙酉丙戌戲門養疴寂寥無與知好餉以鼻煙宣鬱導滯日與爲緣市賈間以異品來質復博取舊家收蓄者評騭之探微窮奧參諸鼻觀無有遁形於是稽掌故窮物產辨器用有所聞見遂錄存之丁

亥之春趙伯藏太守以勇盧閒詰見贈喜其淹雅精博互相印證於所舊錄
刪其重複以備好事者徵求之助亦以消磨壯衰焉爾錄成叙其端因歎世
之好奇尙異者皆能物物以求其得失源委不苟苟於徇俗夫豈奇巧所得
眩惑而囿於習鶩於詭而不知返者哉光緒十四年六月武岡張義澍

士那補釋

武岡張義澍庚三氏撰

西洋義大利亞諸部多產薦草國人碾而製之曰布露輝盧曰士那又曰士

那富雍正三年其國王貢獻方物始名鼻煙

魏源海國圖志三十八布露亞產鼻煙四十九荷蘭

產鼻煙

按義大利亞漢時所稱大秦國當時土地之廣歐羅巴洲部落十隸八九布荷二國亦大秦舊部也若奧地利亞匈牙利呂

宋希臘皆產煙則今之淡巴菴而已

熙朝定案云康熙二十三年聖駕南巡汪儒望畢嘉進獻方物上命留西臘

賜青紵白金按西臘蓋即士那之音轉

海國圖志四十三洋人名阿亞字皆其餘聲故義大利亞亦

稱伊達利士那富之爲西臘亦猶是耳

紀於會典者雍正三年義大利亞教化王伯納第多貢方物有玻璃鼻煙壺

喀什倫鼻煙罐各寶鼻煙壺素鼻煙壺瑪瑙鼻煙壺及鼻煙五年西洋博爾噶爾國王若望遣使麥德樂貢方物鼻煙乾隆十七年國王若瑟復貢方物有赤金鼻煙盒喀什倫鼻煙盒螺鈿鼻煙盒瑪瑙鼻煙盒綠石鼻煙盒及鼻

煙

四裔考之博爾都噶爾卽布露亞一稱葡萄牙明中葉賃居廣東澳門者又趙氏所引同

徐延旭越南輯畧云乾隆四十九年賜越南正副使鼻煙五十四年特賜國王五次第三次有鼻煙二瓶第四次有鼻煙壺正使四次第二次有鼻煙一瓶第四次有鼻煙壺一副使四次有鼻煙一瓶五十五年於熱河賜國王九次初次有鼻煙二瓶第七次有鼻煙壺一陪臣六次第四次有鼻煙壺八月於圓明園賜國王十四次第四次有鼻煙壺一陪臣十次第四次有鼻煙壺五十六年特賜國王四次第二次有洋鼻烟二瓶第三次有瓷煙壺一陪臣

五次第三次有瓷煙壺各一五十八年賜陪臣玻璃煙壺嘉慶元年舉行千

叟宴特賜各國正使鼻煙一瓶鼻煙盒一八年加賜國王瓷煙壺各四

鼻煙故

略具於此近日銅柱南邊障煙毒惡不禁有今昔滄桑之感矣

鼻煙英吉利語曰士那富又曰士拿乎壺曰巴突噓盒曰士拿乎薄士稱曰

煙者蓋緣淡巴菘之名趙氏閒詰博徵廣雅

原引釋器篇煙臭也申之曰臭引申義

素問王

冰註

原引素問六元正紀大問論曰草樹浮煙王冰註燥氣也五常政大論曰煙埃蒙鬱王冰註土氣也

以指證之陳

義甚高病同膠柱矣今時博雅者多作薦菸

孫淵如岱南閣集詩菸造麵自註即煙葉然菸無薦音

解字薦菸也菸鬱也玉篇薦醜也齊民要術欲啖楸實著熟灰中令萎薦鼻

煙以鬱菸而香氣迺醇則稱曰薦菸假借可兼會意

相傳彼國有人藏煙葉甚夥數十年後發

視幾為塵土臭之有異始仿製為此也

歐羅巴人服鼻煙者俄羅斯法蘭西人爲多厥氣辛以辣與中土人大有嗜好酸鹹之別然近日鼻煙至者亦都非舊質歐羅巴人云往產煙處已起造室廬至中國者已非昔種是以質不如前也印度波畢日種日繁士那之來大非昔比信夫利所不居害亦不及也百餘年後廣陵散將自此絕矣

其種有以行名別者

凡歐羅巴人商中土所居積處皆曰行

曰天寶素罐

按天寶洋行南海梁氏開立西

商初次鼻煙入粵天寶行盡收之後該行歇業遂將煙置高閣至今藏猶富

天寶素罐以四兩六兩罐爲最

上油重色深次則曰怡和素罐

按怡和洋行南海伍氏開立西商二次鼻煙入粵怡和行盡收之

其煙

色稍淡油輕多大口素罐

其罐口額外寬大

其質畧粗味悉者多間有蕘者然神

趣幽閑淵乎其永則遠不及天寶所藏曰十三太保

每箱實十三罐

其罐式有八角

者居中長方式者八箱之四隅則以三角式者四以實之合成十三瓶美其

名爲十三太保其罐有素者有金花者有水磨而加金花者當日以水磨金花者爲最厥後不能以瓶定甲乙必須一指禪以參其妙有大箱小箱者小者高七寸大者高尺餘今日求一箱全璧者千金莫得曰小金花大金花紅枝頭黑枝頭牙花罐有數式有削肩者有短脰者狹而長者圓者橢者三角六角八角者素罐爲上素罐則以小者爲上素罐小而削肩琉璃瑩潔與各種罐迥不同美其名曰美人肩希世寶也

金花金塗其肩作錯文三分許有若茉莉藥者有繪葡萄者有繪花垂至腹者粵市呼爲拖金小者三兩四兩六兩遞至三十餘兩亦初入粵者油重色深味蕕酸甚別有神趣與小素罐各有玄妙牙花蕕酸相等而尖黑枝頭間有蕕重者紅枝頭蕕酸均薄而有靜逸之致金花酸而不蕕間有蕕者色必

深惟高要馬家所藏者有之不易得也大口素色稍深於金花其神趣各殊此煙之味之質之色將盡之矣其餘心領神會筆不能達

煙品南人列爲五曰堯酸苦豆焦北人則稱堯酸燥豆煙類衆夥苦則未聞

苦蓋燥之音轉乃南北方音之殊

南人不解煙義別之曰焦蛇添足也

佛言一切諸相卽是非相堯酸燥豆皆如是觀若說是堯卽非是堯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如羚羊掛角香象渡河一著思議無有是處又如觀貝側視似白正視似紫睨視之似綠一著色相無有是處參一指禪聞木犀香須於意象形跡外求之

氣靜爲上堯無不靜厚爲上堯無不厚酸則靜而靈厚而銳始而審之穆乎其靜也徐而察之淵乎其永也已過而索之若有若無綿綿乎其若存也其

氣銳以達入神廬而淪靈府無微而不之也其性定以守百骸九竅受其治而竟日曠以怡也蕝之義發以揚酸之義摯以歛發揚者春也摯歛者秋也含仁抱義氣乃備夫四時也

蕝酸燥豆正品也有蕝而甜者有蕝而鹹者

山陽宋瀛士藏皮甚夥有非鹹味者曾得見之

有非

蕝非酸若燥若豆光怪陸離不可名狀者怪品

煙質甫成酸與辣而已藏之久則辣化而蕝蕝也者其氣秘於內鬱菸詘曲爲之也酸人也其蕝則天也

蕝酸燥豆之品氣皆醇厚然無曝酷燥烈者蓋藏久則陳而醇不善藏則敗故宜善藏

性畏濕畏燥畏洩濕則敗燥則枯氣洩則質存而神索也氣竄而眞亡也善

藏者內諸澗室毋令風日時其扃鑰毋令穢積藏之百年味無改易則善之善矣凡藏煙審其瓶之鏘毋使罅而易洩也捶而實之欲其積爾而縝密也羽以潔其內隅無使塵棲乎隙也慎此四者藏無失矣凡藏者欲取則量其多寡撥而出之如量而止勿過深入鬆其質則易敗

近日藏者以柘檀爲之積錦貝以飾之鬆漆以美之旣患肪篋尤患香竄閒詰云當擇篋筭必舊物精潔中無雜氣者樟櫛所成鬆漆甫具近輒竄越不可復治非惟穢惡雖沈水甲煎皆慎避之此亦足爲徒飾觀者戒也

新煙入罐氣凝質實縝密無痕久則氣斂質結遂能離罐視若鬆散或微坼作裂紋或如雲霞如水波如晴沙如蟻蛭皆日久離罐所成耳曠日斜視縷縷可辨琴之舊者有梅花牛毛諸斷紋宋珏元對亦謂墨紋與琴相若得此

亦足與古琴舊墨同足摩挲不厭也

瓶外馬蟻矢亦舊物微然可僞爲執此遂以爲上品則皮相士矣

煙之貴舊者以久則氣醇耳離罐馬蟻矢諸類止以取證舊物然亦儘有舊而不佳者徒得此卽奉爲珍品無異葉公之好龍也

煙之佳者色味俱異色佳而味遜者有之未有色不佳而味佳者色深爲上淡爲下黑爲上黃爲下亦有白者不多見

最上者深紫而近墨色素罐皆作紫墨色質厚氣醇希世寶也

俗稱爲豆沙色

紫而

墨者天寶素十三太保牙花三者有之大金花小金花則黃色牙花大素罐視天寶素亦有深淺之別黃有數品深黃若蒸粟者金花本色淺黃作淡金色有寶光起者其味必酸甚亦美若質薄色淡味必不佳則市中豆豉黴菜味者其色必黑且潤惟絕無酸穢是以敗煙製之以惑人桶煙質佳而氣酷藏家亦蓄之以備徵求桶煙用洋鐵罐貯之每重十二兩亦有以大木桶實

之每桶重數十斤亦百年物比諸新來者尤勝惟稍有木氣耳

近日海舶來者絕無佳品舊家世族收藏者亦日減一日沽販市僧多以大罐易小罐一瓶作二瓶謂之翻裝亦間有佳者至以贗亂真以賤易貴往往而是亦在參鼻觀者細辨淄澠耳家藏不慎偶毀其罐別易器貯之處置得宜亦不損敗勿以翻裝而疑之

貯煙者謂之瓶又謂之盒

閒詰云西洋人呼鼻煙瓶曰臘或曰刺按今英吉利語稱鼻煙曰士那那臘音轉則

稱瓶為臘恐屬沿誤

載煙者謂之壺取煙而注之壺者謂之漏煙在壺撥諸器以餉

客者謂之疊刺於瓶以別美惡者謂之挑挑漏疊以象齒爲之挑製如箸削其末爲匙以受煙

土那補釋終

負暄野錄卷上

陳 標撰

總論古今石刻

古者金銅等器物其款識文字皆以坯冶之後鐫刻非若今人就範模中徑鑄成者余於武陵郡開元寺鐵塔上見鐫刻經咒之屬皆是冶鑄後爲之至於石刻率多用竈頑石又字畫入石處甚深至於及寸其鐫鑿直下往往至底乃反大於面所謂如蠹蟲鑽鏤之形非若後世刻削豐上銳下似茶藥碾槽狀故古碑之乏也其畫愈肥近世之碑之乏也其畫愈細愈肥而難漫愈細而易滅余在漢上及襄峴間親見魏晉碑刻如此兼石旣竈頑自然難壞後世石雖精好然卻易剝缺以是知古人作事不苟皆非今人所能及也

秦璽文玉刻

古器物銘載此璽文云得於河內向氏家援集古印格所載謂是秦璽按金石錄元符中咸陽獲傳國璽初至京師執政以示故將作監李誠誠手自摹印二本以一見遺又蔡條鐵圍山叢談載元符所得乃漢璽其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九字今此璽文乃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文不同則知趙明誠蓋未嘗見秦璽也按晉書載此璽自漢傳至晉逮五胡亂華璽爲石勒所收石既敗滅璽失所在後戴施得之歸於東晉但其璽文乃云受天之命皇帝壽昌已非是舊文矣又歷六朝至隋氏之平陳復得舊璽乃更名前者謂曰神璽又傳五代後唐王從珂自焚璽亦毀棄即此則與續刻咸已失之余竊詳二璽各是一物及諸家譜書乃謂通是一璽背面有異文非也二者

疑皆魏晉所刻而秦璽不存久矣後有得者益非古物近嘉定己卯歲賈涉
節制河北申繳到蒙國大將撲鹿花獻一璽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篆刻
甚得古意然非舊物或謂真廟因天書降後所刻卻有此理意者金人自汴
京攜至燕山北都旣破爲蒙人所得耳櫛嘗聞諸老先生議論謂自昔陋儒
謂秦璽所在爲正統故契丹自謂得傳國璽欲以歸太祖皇帝太祖不受曰
吾無秦璽不害爲國且亾國之餘何足貴乎契丹畏服聖性高明持守剛正
如此亦可謂度越前古而貽範於方來矣

前漢無碑

集古目錄并金石錄所載自秦碑之後凡稱漢碑者悉是後漢其前漢二百
年中並無名碑但有金石刻銘識數處耳歐陽公集古目錄不載其說第於

答劉原父書嘗及之趙明誠云西漢文字世不多有不知何爲希罕如此畧不可曉然金石錄郤載有陽朔磚數字故云希罕言不多非無也余嘗聞之尤梁溪先生袁云西漢碑自昔好古者固嘗旁採博訪片簡隻字搜括無遺竟不之見如陽朔磚要亦非眞非一代不立碑刻聞是新莽惡稱漢德凡所在有石刻皆令仆而磨之仍嚴其禁不容略留至於秦碑乃更加營護遂得不毀故至今尙有存者梁溪此言蓋有所援據惜不曾再叩之余因記范石湖題虜中項王廟詩云人間隨事有知音新取秦其事亦爾可發識者一笑近世洪景伯丞相著隸釋郤有前漢哀帝元壽中郟縣一碑或謂乃後人僞爲者

按石湖集有七十二塚詩云一棺何用塚如林誰復如公負此心爲說羣胡爲封土世間隨事有知音注云在講武城外

森然彌望北人比常增封之云此以爲項王廟詩恐是誤記

古碑毀壞

趙德甫謂所著金石錄壽於二千卷所載之碑由今觀之信然石刻固易朽之物其如隨時廢興摧毀非一前輩所載元祐中丞相韓玉汝帥長安修石橋督責甚峻村民急以應期悉皆磨石刻以代之前人之碑盡矣余又聞蕭千巖云蔡拱之訪求石碑或蹊田害稼村民深以爲苦悉鑿其文字或爲柱礎帛礎畧不容存畱又自亂離而來所在城堡攻戰之處軍兵率取碑鑿爲砲石摧毀無餘凡此皆是時所遭其仆壞之門殆非一端蓋亦碑刻之一厄會也

樂毅論

無錫徐氏家藏樂毅論碑石止存五塊可見者一百八十九字用木匣鐵束

甚寶秘之徐氏之上世名縝字君徽者劉公敞原父之妹壻也嘗與原父評論石刻始末跋此碑尤詳云樂毅論有二本其一元豐初吳人得其石於太湖水中石缺過半背面皆有刻面十三背亦如之後題永和四年十二月廿四日書賜官奴其上書□僧權即梁朱異徐僧權也其一即周越書苑所□□學士得其石於秣陵井中者是也凡二十九行石缺一角後兩行只有最下一字至海字止紳之子安世卒於吳興其家以石質錢於州民錢氏家當官者每令摹拓錢氏厭之給爲比以失火焚毀矣熙寧中吳大饑疫趙子立者以金質得之又云舊傳樂毅論乃右軍親書于石其後石入昭陵朱梁時溫韜得之復傳人間即高氏本也是褚遂良記貞觀中內出樂毅論真跡令直弘文館馮承素模寫賜長孫無忌等筆勢精妙備盡楷則子立所得高

氏本字亦奇絕非右軍親書于石亦摹真跡而刻之者子立名竦泉南人曾將漕□浙入爲都水使者無子有二女長嫁徐康直字平甫即君徽之子也子立死以石授平甫徐氏再世寶藏尤延之給事袁王順伯大卿厚之皆有題跋尤謂余常親見歐陽公集古所藏高氏本梅聖俞於碑後白紙缺處題甚妙二字與此卷前一本同王謂考之集古錄高紳子弟以石質錢於富人其家失火遂焚其石今無復有本矣趙德甫金石錄云集古錄謂石焚非也元祐間余侍親官舍徐州時故郎官趙竦被旨開呂梁堰挈此石隨行竦沒石遂不知所存蓋歐陽公爲錢氏所給而趙德甫則不知石後歸徐氏也又碑有朱異徐僧權押縫者乃梁朝摹刻之本又上有小字云大和六年中勒畢大和唐文宗年號是經唐時再摹刻也字體比徐氏稍肥然極有典型此

石出太湖時爲章氏所得刊二印爲朱文云申國秘藏及章淵文房印淵字伯深乾道間嘗爲江山宰寓居于吳余猶及識之亦疎爽好事今不知此石尙存其家否

右軍書論

右軍書使門生喪心僧辨才殞命昭陵被發咸陽嫗受驅其爲世所珍貴而貽害於人也蓋如此

篆法總論

小篆自李斯之後惟陽冰獨擅其妙常見真跡其字畫起止處皆微露鋒鏗映日觀之中心一縷之墨倍濃蓋其用筆有力且直下不欹故鋒常在畫中此蓋其造妙處江南徐鉉書亦悉爾其源自彼而得其精微者余聞之善書

者云古人作篆率用尖筆變通自我此是□法近世鶴山魏端明先生亦用尖筆不媿昔人常見今世鬻字者率皆束縛筆端限其大小殊不知篆法雖貴字畫齊均然束筆豈復更有神氣山谷云摹篆當隨其喙斜肥瘦與槎牙處皆鑄乃妙若取令平正肥瘦相似俾令一概則蚯蚓筆法也山谷此語直自深識篆法妙處至於槎牙肥瘦惟用尖筆故不能使之必均但世俗若見此事須大哂嫌故善書者往往不得已而徇之耳

李陽冰書

義興莊元卿家所藏絹本小篆題顯揚儒教四大字各從四尺而約衡五之三畫經二十而一位置得宜頓挫有法發筆處圍若運規而見鋒穎歲久絹質腐敗墨色不漫體勢精彩猶若飛動元卿言其大父少師僖簡公官京師

時得之於河內向氏家相傳爲李陽冰少監所書雖無題識可考然觀其神氣信所謂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度非後人所及按陽冰當至德時嘗欲立石經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爲此而發即此亦可驗其爲陽冰書云

章友直書

建安章伯益友直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釵體初來京師人有欲從之學書者章曰所謂篆法不可驟爲須平居時先能約束用筆輕重及熟於畫方運圓始可下筆其人猶未甚解章乃對之作方圓二圖方爲棋盤圓爲射帖皆一筆所成其筆畫粗細位置疎密分毫不差且語之曰子姑歸習之能進乎此則篆有餘用不必見吾可也其人方大駭愕不敢復請問蓋其筆法精熟心手相忘方圓不期自中規矩友直尤工作古文余嘗見其爲信州弋陽縣

□□峰記文意高絕蓋非止以字畫名世也伯益既下世有女適著作佐郎黃元者能嗣其篆法備極精巧嘗書陰符經字皆徑寸勢若飛動伯益姪孫章衡得其本知襄陽日刻于郡齋余嘗得墨本誠可珍玩

邵鍊書

邵居士鍊才行俱美高尚不仕隱居丹陽尤工爲釵股篆世所欽重范文正公作釣臺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專遣錢持書懇之余嘗傳得范公之書今錄于此書云

仲淹書白先生邵公足下仲淹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詣先生維舟湖濱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暨抵桐廬郡那有嚴子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尙矣能使貪夫廉懦夫

立則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乃作堂而祠之又爲之記聊以辨子陵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託之奇人則不足傳於後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子陵之風後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爲教也亦大矣哉謹遣郡校奉此恭候雅命觀此書語則其推重邵君亦不薄矣余又於巴陵登岳陽樓乃滕宗諒子京知郡日所脩記亦范文正公所撰蘇舜欽書邵餗篆額時號四絕云

近世諸體書

余嘗評近世衆體書法小篆則有徐明叔及華亭曾大中常熟曾耆年然徐頗好爲復古篆體細腰長脚二曾字則圓而勻稍含古意大中尤喜爲摹印甚得秦漢章璽氣象隸書則有呂勝己黃銖杜仲微虞仲房呂杜黃工古法

然雖頗勁而其失太拙而短虞間出新意波磔皆長而首尾加大乍見甚爽但稍欠骨法皆不得中行草則有蔣宣卿吳傳朋王逸老單炳文姜堯章張于湖范石湖蔣吳極秀媚所乏者遒勁逸老草法甚熟而間有俗筆單字法本楊少師凝式而微加婉麗姜蓋學單而入室者于湖石湖悉習寶晉而各自變體今世俗於篆則推明叔隸則貴仲房行草則取于湖蓋初無真識但見其飄逸可喜殊不知此皆字體之變雖未盡合古要各自有一種神氣亦足嘉尙人效之者往往但得形似非惟不及且併失其故步良可歎也

蔣宣卿書

蔣宣卿待制燦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解岳侯遂忤秦相諷言者論罷閑廢十年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尙當國老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

不變徐而言曰主上聖明吾無大過咎且旣從罷免縱有後命不過符下州郡處分耳亦何至遣中使此必美意不然亦當任之旣而中使納謁具傳上旨賜以香茶湯藥宮羅之屬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吳八郡王蓋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即奉敕書以授中使而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千緡縑帛文房之具蔣久閑廢頗窘匱賴以少蘇蔣之字畫高出流輩而高廟垂情詞翰臣下雖在閑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爲動容安靜以待其量亦有可取者蔣前將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爲幕屬及其家食嘗專詣荆溪里第訪之親聞其說

小王書

世稱小王書蓋稱太宗皇帝時王著也本學虞永興書其波磔加長體尙嫵

媚然全無骨力方上集刊法帖時著預校定識鑒凡淺不無謬誤如列王坦之於逸少諸子間意謂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述之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黃長睿志及書苑云僧懷仁集右軍書唐文皇製聖教序近世翰林侍書輩學此目曰院體自唐世吳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習書誥敕者悉規倣著字謂之小王書亦曰院體言翰林院所尚也

負暄野錄卷上終

負暄野錄卷下

學書須觀真跡

石湖云學書須是收昔人真跡佳妙者可以詳視其先後筆勢輕重往復之法若只看碑本則惟得字畫全不見其筆法神氣終難精進又學時不在旋看字本逐畫臨倣但貴行住坐臥常諦翫經自著心久之自然有悟入處信意運筆不覺得其精微斯爲善學

寫大字法

古人作大字常藏鋒用力故其字畫從顛至末少有枯燥處今往往多以燥理爲奇殊不知此本非善書者所貴惟斜拂及挈筆令輕處然後有此所謂側筆取妍正蹈書法之所忌也

論細字說

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方寸千言又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追而察之心亂目眩嘗觀東坡題蓮經前注云經七卷如筋粗故其語云卷具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俱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蠻觸棘刺之端可以刻獼猴黃長睿跋細字華嚴經亦云書是經者尺紙作七萬字余謂七卷之軸如筋猶或可書至於尺紙作七萬字誠爲難事若以宜官方寸千言概之已爲有餘此說殊不近人情恐決無是理余不敢以爲然

總論作大小字

昔人云作大字要如小字作小字要如大字蓋謂大字則欲如小書之詳細

曲折小字則欲具大字之體格氣勢也刊勒之工仍有善展字不拘字之大
小皆可遞展其法以刀鑿去紙存墨就燈旁映之去燈愈近則其形愈大自
尺至丈惟意所定然後展紙于壁模勒其影既小大適中且不失體勢亦良
法也

論筆墨硯

硯貴細而潤然細則多不發墨惟細而微有銚鏗方其受墨時所謂如熱熨
斗上燭蠟不聞其聲而密相粘滯者斯爲上矣墨貴黑光筆貴易熟而耐久
然二者每交相爲病惟墨能用膠得宜筆能擇毫不苟斯可兼盡其善又硯
忌枯燥則易吸水墨忌濡溼則易昏滯筆忌乾捺則毫隨膠折故愛硯之法
當以鬆匣相之不惟養潤亦可護塵研墨當旋滴水勿使停積昔人多用硯

板不鑿墨池政恐膠久而凝滯也用筆時當先以清水濡毫令稍軟然後循毫理點染仍別置洗具用畢隨即滌濯勿使畱墨則難秀也藏墨當以茶弱包之又以絛裏而入於櫝則蒸滷不能入藏筆宜皂角子水調鉛粉蘸上則不生蠹如上諸法留意文翰者皆能知之今謾書示兒輩耳如藏筆則高挂用木匣懸於梁棟間

俗論筆墨

俗論云善書不擇筆蓋有所本褚河南嘗問虞永興曰吾書孰與歐陽詢虞曰詢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裴行儉亦曰褚遂良非精墨佳筆未嘗輒書不擇筆墨而妍捷者余與虞世南耳余謂工不利器而能善事者理所不然不擇而佳要非通論又世俗評墨訣云拈著輕嗅著馨磨著清此亦非

眞知墨者蓋墨質貴重實輕則不堅色貴光黑清則不濃又墨之香者多使腦麝好惡初不在此且生蒸腐今其所論皆非佳墨所宜俗輩之見不明其說不可據如此

論紙品

蘭亭序用鼠鬚筆書烏絲闌璽紙所謂璽紙蓋實絹帛也烏絲闌即是以黑間白織其界行耳布縷爲紙今蜀箋猶多用之其紙遇水滴則深作窠白然厚者乃爾故薄而清瑩者乃可貴古稱剡藤本以越溪爲勝今越之竹紙甲於他處而籐乃獨推□□清江清江佳處在於堅滑而不留墨新安玉□□理極膩白然質性頗易軟弱今士大夫多糲而後□既光且堅用得其法藏久亦不蒸蠹又吳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暇令稍乾反覆捶之使浮茸去盡

筋骨瑩澈是謂春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鑑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江南舊稱澄心堂紙劉貢父詩所謂百金售一幅其貴如此今亦有造者然爲吳蜀箋所揜遂不盛行於時外國如高麗閣婆亦皆出紙高麗紙類蜀中冷金縝實而瑩閣婆者厚而且堅而長者至三四丈高麗人云抄時使幅端連引故得爾長胡人用作帷幄修齋供則張之滿室若有嘉會乃更設花布及罽綺所爲者

春膏紙詩

吳門孫生造春膏紙尤造其妙余嘗賦詩曰

膏潤滋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礎寒擣玉春几瑩鋪雲□地雖呈瑞吳天乃策勳莫言名晚出端可大斯文 □觀米南宮有一帖云余嘗碾越州竹光透

如金板在□拳上矩截作軸入笈番覆數十張學書作詩寄薛紹□劉涇云
越筠萬杵如金板每用杭油與池鹽高壓巴郡烏絲闌平欺澤國清華練老
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研圖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和
之云書便瑩滑如碑版古來精紙惟聞鹽杵成剡竹光凌亂何用區區書素
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谿巖難□研世傳此語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
以此觀之則其擅美蓋可知矣

紙分陰陽面

凡紙皆以澆處向上爲陽著簾處向下爲陰今人多爲面陽而背陰蓋以陽
面雖粗而光滑不凝滯陰背雖細而艱澀能沁墨故也然太滑又易失用筆
之意太澀又推筆不行惟今之清江及越竹紙其陰面細而不澀用以作字

筆法具存其陽面則光滑太甚筆鋒未到而墨已先馳似過於駿快也

論筆料

韓昌黎爲毛穎傳是知筆以兔穎爲正然兔有南北之殊南兔毫短而軟北兔毫長而勁生背領者其白如雪霜毫作筆絕有力然純用北毫雖健且耐久其失也不婉用南毫雖入手易熟其失也弱而易乏善爲筆者但以北毫束心而以南毫爲副外則又用霜白覆之斯能兼盡其美矣古人或用狸毛鼠鬚今都下亦有製此筆者大抵只是於兔毫中入數莖同束聞之工者云但可以助力且作美觀然不可多用多用則太粗澀閩廣間有用雞羽雁翎等爲筆余嘗用之究其軟弱無取殆亦求奇之過西陽雜俎載南朝有姥善束筆心用胎髮蕭子雲嘗用之似是取其軟熟此法今不復見於用吳俗近

日卻有用竹絲者往往以法揉製使就揮染或謂是茗枝而冒稱曰竹絲江西亦有緝竹爲輕絺者疑未必不可爲此也

二毫筆

歐陽通以狸毛爲筆以免毫覆之此二毫筆之所由始也以羊合兔盛於今時蓋不但剛柔得中差宜作字而且價廉工省故人所競趨番陽張彥實待

制名杞

元注云犯光廟御諱

敦嘗爲賦詩云

包羞不借虎皮蒙筆陣仍推兔作鋒未免吹毛強分別即今同受管城封

詠筆詩

猩猩毛筆惟山谷詩冠絕名士無不諷詠茲不贅錄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于此云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飼飢猫分毫雜霜兔插架刀槩便落紙雲煙鶩穿墉一何微託此馳佳譽

毫錐名筆

世稱筆之鋒短而銳者爲毫錐蓋本白太傅詩云有毫鋒銳若錐之語白自注云時與元微之各有鋒纖細管筆攜以就試相顧輒笑白曰毫錐

近世用筆

今所在筆生作筆例是尖鋒蓋士子輩編節時文只是用筆端點啄於紙上成字具體而已更不顧法度如何故率作此以便求售余乃用筆心作字全使此等筆不得每染一管至於搶禿終不可意嗟乎文既趨時筆亦徇俗苟利成風勢不可挽欲求爲印泥畫沙之妙正如策蹇驢而追驥驟豈不難哉

但鋒齊之筆乃有易禿之患惟良工專務擇毫飽而有力自然難乏

論墨法

近世言墨法者蓋推吾鄉雪齋趙彥先子覺彥先乃故安定郡王超然居士令襟表之子也其墨法本無宗承但自少時篤好製造集諸家名方且招延良工無方不試無時不作參合衆技舍短取長積日累月遂造其妙中興三廟咸見貴重名播遐邇目無潘李彥先所造墨至多今物故已數十年墨之在人間者亦漸稀少間有藏得數笏者與玉寶同貴彥先亦已嗣王封有子十四人持麾把節亦已大半皆能紹其法然各務從仕鮮復留意餘人得其傳者有郡士黃元功朱知常諸葛武仲詹從之周達先葉茂實及天台陳伯叔琴隱薛道士之徒雖皆頗異常品然較之眞雪齋所造要之不及也余與

雪齋諸子姪皆宛轉有嫻好嘗爲余言世俗相傳咸以對膠爲奇先公嘗云此大不然若用是法非特堅頑難磨且終不能黑大抵當以十分爲率而煤六膠四乃爲中度但取煙貴輕而杵貴多自熟耳膠次第泛論大概如此至其要妙非言之所述也

按自熟句有脫誤

論硯材

硯以端溪爲最次則洮河又次則古歙又次則劔溪此外如淮安辰溪諸郡雖亦有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間端歙所產皆有新舊坑之別惟舊坑者爲上今已淪爲深淵不可復取但聞人間時有收得者亦絕希罕新坑亦間有可採然百不一二端石有眼本非硯之所貴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辯之者有活眼死眼之殊活眼凡有數量黃赤相間所謂鵪鶉眼者乃佳若但純黃或純

綠色模糊不明了者則爲死眼此無足取兼多有僞爲者須細察之方可見也歛石有四種紋一曰刷絲乃直紋也二曰蘆葍乃交羅紋也三曰眉子上有黃黑紋如眉四曰金星狀若灑金此四紋者惟刷絲爲上其間復有差等但金星之質最頑不堪用洮石今亦絕少歛之祁門有一種石淡綠色而理細土人以此爲假洮石但性極燥故爲賤耳劍溪出黯淡灘有石子爲之妙甚東坡所謂鳳珠以爲出於北苑鳳山之珠今其地初不聞有佳石不知何以稱此廬陵人工造澄泥瓦硯規倣銅雀然其質枯燥又南中人以瑋瑛琢硯久則拒墨漆僞爲體虛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硯之正材也

大德三年歲次己亥六月十五日甲子吉雲山野人德甫乘龍子茅端真敬

書

右負暄野錄一帙莫知何人所述其發明古今碑刻及翰墨諸法後又附以文房四寶之評蓋博雅之士也先君俾茅雲山草鈔而不及再謄遂致紙板散亂至正七年五月初吉梅雨連日因理故書而緝之計其歲月則四十九載矣光陰去速可以慨歎拜手而題于左王柬

起善兄文府所藏諸書僕獲觀者過半矣閒有予所好者則假而鈔之不置起善略無吝色今夏又以是書見示迺予所未見遂命表妹夫胡善長謄於曰然堂以爲清玩起善先尊海粟先生僕在童時雖識之第生晚不克親炙教誨爲恨然公之遺書傳之子孫僕亦得觀覽則拜賜多矣至正

七年青龍丁亥六月日日里生古雍樊士寬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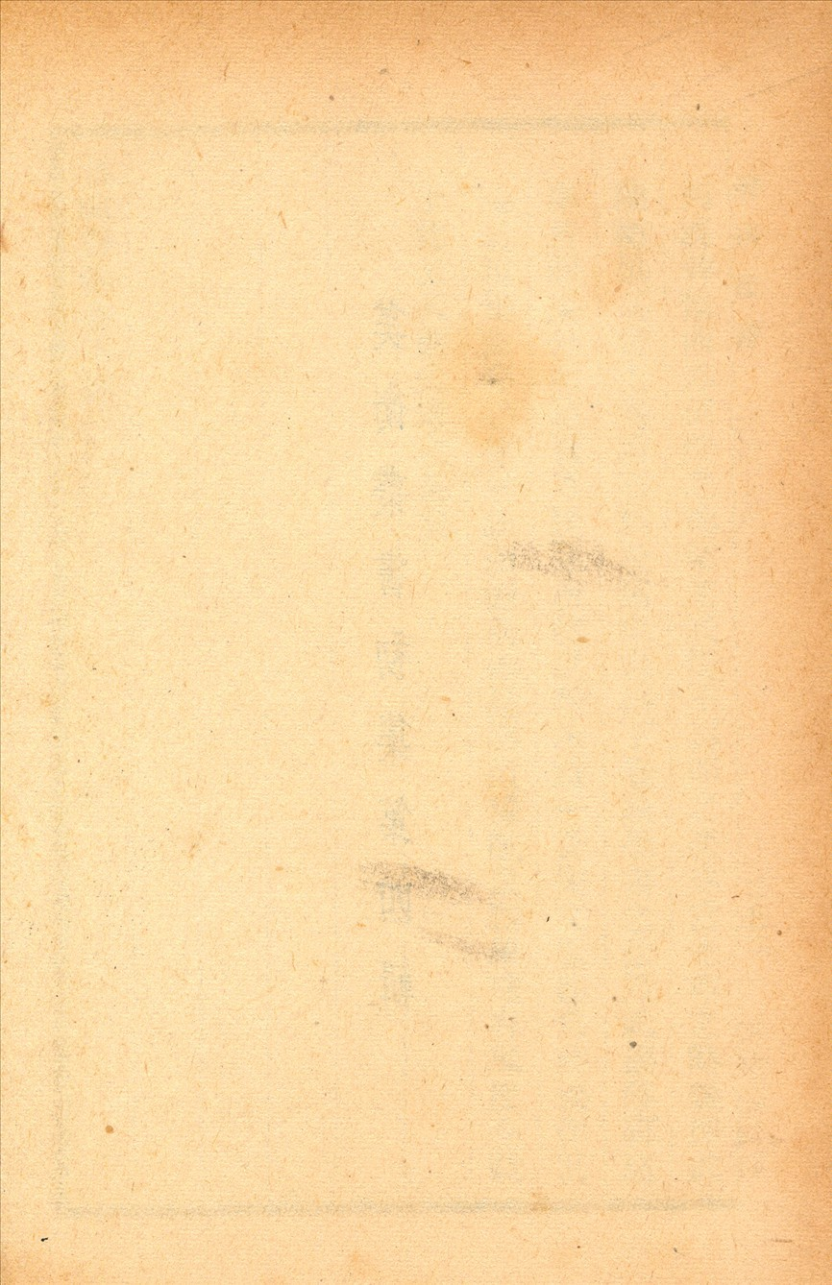
至正十九年歲在己亥三月四日因祇直公府駐于左右隣家覽此則知
篆者邵餗繼其求又有文房四說云筆則取于兔毫墨則妙于潘李紙出
蜀吳硯出端歙□刷絲直紋者云四妙示故信筆記□□□□□□斷
事官廳王君守宗分省理問所□□□□□□月云

陳樞與范石湖張于湖姜白石同時約齋山人俞洪識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負暄野錄二卷舊本題曰陳樞撰不著時代卷末有
至正七年王柬跋乃云不知何人所述是當時所見之本未署名也今考
書中秦璽一條稱樞嘗聞諸老先生議論則其人名樞無可疑但不知何
據而題爲陳姓案閩書陳樞陳幾之孫長樂人紹熙元年進士書中秦璽
條內稱近嘉定己卯光宗紹熙元年下距寧宗嘉定己卯首尾三十年又

西漢碑條內亦稱聞之梁谿尤表惜不再叩之表亦當光寧之時疑即此陳標也其書上卷論石刻及諸家書格下卷論學書之法及紙墨筆研諸事皆源委分明足資考證至所載鼠鬚筆詩一首宋文鑑題爲蘇過作其時斜川集尙存必無舛誤而標稱昨見邵道豫賦鼠鬚筆殊有風度今載于此云云則失考之甚矣

美術叢書初集第四輯



美術叢書初集第四輯目錄

鈍吟書要

馮班

畫引

顧凝遠

二十四畫品

黃鉞

畫友錄

黃鉞

賴古堂書畫跋

周亮工

小松圓閣書畫跋

程庭鷺

秋水園印說

陳鍊

墨志

麻三衡

笛律圖注

徐養原

美術叢書

書影擇錄

二

周亮工

鈍吟書要

常熟馮班定遠著

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于此有功今爲盡言之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旣明則學用筆間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眞迹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因晉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而則病生此時代所壓趙松雪更用法而參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矣爲奴書之論者不知也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行書多出顏魯公趙子昂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難得也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病朱夫子極推之錐畫沙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秘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憤憤黃山

谷純學瘞鶴銘其用筆得于周子發故道健周子發俗山谷胸次高故道健而不俗近董思白不取道健學者更弱俗董公卻不俗

虞世南能整齊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勻八方平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歐書如浸雲臺輕重分毫無負妙哉歐公一片神骨極有作用倚牆靠壁便不是夔子山一流人有牆壁所以不好姜立綱尤俗

余見歐陽信本行書真迹及皇甫君碑始悟定武蘭亭全是歐法姜白石都不解

董宗伯云王右軍如龍李北海如象不如云王右軍如鳳李北海如俊鷹嘗學蔡君謨書欲得字字有法筆筆用意又學山谷老人欲得使盡筆勢用盡腕力又學米元章始知出入古人去短取長

薦季直表不必是真迹亦恐是唐人臨本使轉縱橫熟視殆不似正書徐季海似學此也

漢人分書不純方唐人分書不純扁王司寇誤論只看孝經與勸進碑爾顧云美云唐人分書極學漢人此論佳可破惑者

八分書只漢碑可學更無古人真迹近日學分書者乃云碑刻不足據不知學何物

漢人分書多剝蝕唐人多完好今之昧于分書者多學碑上字作剝蝕狀可笑也

虞世南廟堂碑全是王法最可師

貧人不能學書家無古迹也然真迹只須數行便可悟用筆間架規模只看

石刻亦可

學草書須逐字寫過令使轉虛實一一盡理至興到之時筆勢自生大小相參上下左右起止映帶雖狂如旭素咸臻神妙矣古人醉時作狂草細看無一失筆平日工夫細也此是要訣

姜白石論書略有梗概耳其所得絕粗趙松雪重之爲不可解如錐畫沙如印印泥如古釵腳如壁拆痕古人用筆妙處白石皆言不必然又云側筆出鋒此大謬出鋒者末銳不收褚云透過紙背者也側則露鋒在一面矣

顏書勝柳書柳書法卻甚備便初學

古人作橫畫如千里陣雲黃山谷筆從畫中起迴筆至左頓腕實畫至右住處卻又趨轉正如陣雲之遇風往而卻迴也運腕太疾起處有頓筆之迹今

人于起處作點殊失勢也

余教童子作書每日只學十字點畫體勢須使毫髮畢肖百日以後便解自作書矣

張長史云小字展令大盡筆勢爲之也大字蹙令小遏鋒藏勢使間架有餘也今廣平府有顏魯公儀門字門字小儀字大卻相稱殊不見有異奇跡也左去吻右去肩歐陽蘭臺不用此法

東坡談書皆篤論過于黃米米老喜作快口語不知者執之多爲所誤山谷只自言其所得耳

畫有南北書亦有南北

晉人盡理唐人盡法宋人多用新意自以爲過唐人實不及也婁子柔先生

云米元章好割截古迹有書賈俗氣名言也

東坡書有病筆唐人無此

顏魯公書磊落崑峨自是臺閣中物米元章不喜顏正書至今人直以爲怪矣

字字分書橫畫不飛倚人直筆不向左挑起人字加三撇是古升字

黃長睿疑智果書不真此不習南朝書法也歐陽公不信遺教經東坡殊不以爲然宋人蔡君謨書最佳今人不重只緣不學古耳

書法無他秘只有用筆與結字耳用筆近日尙有傳結字古法盡矣變古法須有勝古人處都不知古人卻言不取古法直是不成書耳

余見東坡子昂二真迹見坡書點畫學顏魯公體勢學李北海風捲雲舒逼

之若將飛動趙殊精工直逼右軍然氣骨自不及宋人不堪並觀也坡書真有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態徐季海世有真迹不知視此何如耳

坡公少年書圓覺經小楷直逼季海見老泉一書亦學徐浩山谷稱東坡學徐季海蘇斜川卻云不然我信山谷

作書須自家主張然不是不學古人須看真迹然不是不學碑刻

唐人用法謹嚴晉人用法瀟灑然未有無法者意即是法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本領極要緊心意附本領而生

呂人嚴道普名澤家藏右軍二謝帖或謂之曰誰見右軍執筆作此字余曰能作此字即是右軍使右軍不能作此字我亦不重右軍

秦權上字秦之隸書乃篆之捷也與今正書不同然非分書也蓋隸書本如

此後漸變爲今正書耳歐公以此似今八分遂呼漢人分書爲隸旣知其不同且疑薛尙功摹之失體誤也

今人作正書是鍾王法然鍾王古字亦多與今不同世傳六朝唐初碑上字分隸相雜疑當時正書如此至唐中葉以後始變如今法後人純學鍾王也右軍正書多古字東方朔畫讚序字作厚樂毅論毅字暴字黃庭經耶字遺教經鳥字今皆不行今人所用只是宋元體曹娥碑猶古陝西傳摹盡去之矣古人作小正書與碑板誥命書不同今人用碑板上大字作小正書不得體也祝希哲常痛言之

唐人碑板刻手亦有工拙然勝于宋人

不習二王下筆便錯此名言也

魯公書如正人君子冠佩而立望之儼然即之也溫米元章以爲惡俗妄也欺人之談也

顏書要畫中有筋其用筆與徐季海父子相同多寶塔是少年時書點畫皆有法不知者學之正如布算相似須要看他墨酣意足處與朱巨川誥參看最得

書至成時神奇變化出沒不窮若功夫淺得少爲足便退落如嚴天池二三十歲好後來便可厭只爲從前功夫不多也大略初學時多可觀後來不學便不成書耳

宋人作書多取新意然意須從本領中來米老少時如集字晚年行法亦不離楊少師顏魯公也

本領精熟則心意自能變化

字有二法一曰用筆汝用筆踈硬而骨枯非法也看楷書便知血脉處極細而有筆意也二曰佈置左右向背上下承蓋半闊半細半高半低分間架在佈白處汝毫無法但直寫而無意不成字也佈置用筆千古講之者多矣趙子昂專言此汝可尋思

凡學書千字文少不得

簡緣云千字文是將右軍字湊成智永臨寫八百本非永書也

此是右軍舊法

得此便有根本如二王法帖只是影子惟架子尙在可觀耳書有二要一曰用筆非真迹不可二曰結字只消看碑要知結字之妙明朝人書一字看得看了誤人事行書法二王起便是頭路眞行用羲之法以小王發其筆性草書全用小王大草書用羲之法如狂草學旭不如學素此吾法也教人作

書吾便于柳法

二謝書只學趙自餘一步不窺所以全不合古法也然用筆如錐畫沙細而有姿媚汝短處正在此不可不用功也若死學柳書其病亦正同耳悟得柳公學古處二王歐虞褚薛打做一團方好也

簡緣云盡情吐露

至囑以上三札答无答

學書當有晉人法看石刻亦不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趙文敏爲人少骨力故字無雄渾之氣喜避難須參以張從申徐季海方可季海筋在畫中晚年有一種如渴驥奔泉之勢老極所以熟而不俗張書古甚拙處人不知其妙也

顏行如篆如籀蘇米皆學之最宜留心

作法書多失體佈置勻直少勢鍾公云點不變謂之佈碁畫不變謂之佈算

最是大忌如真字中三筆須不同佳字左倚人向左右右四畫亦要俯仰有情今俱如算子大似無講貫也日來作虞法覺其和緩寬裕如見大人君子全得右軍體今日刻本黃庭多不是但惜不見原本字畫俯仰處甚適翻多失之與永師千文看方得

與无
答

米顛作顏行兼用楊景度有散仙入聖之致坡公須帶二徐

本領千古不易用筆學鍾結字學王

晉人循理而法生唐人用法而意出宋人用意而古法具在知此方可看帖用意險而穩奇而不怪意生法中此心法要悟

行書右軍止有蘭亭及官奴帖獻之辭中令表米元章云但取聖教序學之更學右軍諸札使大小相雜便成書此言甚有會然蘭亭官奴字無大小正

如唐人碑上字耳

唐人多兼二王張從申所云右軍風規下筆斯在者也然今所存頗似大令徐季海有筋骨如渴驥奔泉怒猊抉石東坡云細筋入骨無人知此言極妙米海嶽以爲過老詆之偏見也米黃論書殊不及坡然今人多信米米黃俱好爲快語非篤論也我嘗謂蘇黃論詩米元章論書不爲無見但抑揚太過使人不樂聞耳

趙子昂用筆絕勁然避難從易變古爲今用筆既不古時用章草法便拙當其好處古今不易得也近文太史學趙去之如隔千里正得他不好處耳枝山多學其好處真可愛玩但時有失筆別字董宗伯全不講結構用筆亦過弱但藏鋒爲佳學者或不知董似未成字在文下

趙松雪出入古人無所不學貫穿斟酌自成一家當時誠爲獨絕也自近代李禎伯創奴書之論後生恥以爲師甫習執筆便羞言模倣古人晉唐舊法于今掃地矣松雪正是子孫之守家法者爾詆之以奴不已過乎但其立論欲使字形流美又功夫過于天資于古人蕭散廉斷處微爲不足耳如禎伯書用盡心功視古人何如哉

學前人書從後人入手便得他門戶學後人書從前人落下便有拏把

簡緣
云語

無滲漏汝學趙松雪若從徐季海李北海入手便古勁可愛見汝行書如挽秋

蚓意不喜之汝學顏公大署書乃有似東坡處此從上學下也汝作多寶塔體多用死筆所以不好要看他活處如見字有字橫處全無俯仰如一張梯

此一失也小處用功便不死

與无
答

學古人書不可失其本趣如近世王履吉書行草學孫過庭全失過庭意正書學虞全不得虞筆虞云先臨告誓後寫黃庭夫子廟堂碑全似黃庭履吉不知也過庭與右軍殆無別矣履吉多險怪全無右軍體白雀帖尤惡

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副將也所謂本領只是規模古人然須有取舍不得巧拙兼效離欲博涉諸家然須得通會不可今古雜出唐人尙法用心意極精宋人解散唐法尙新意而本領在其間米元章書如集字是也至蔡君謨則點畫不苟矣坡公立論亦雅推君謨

作字惟有用筆與結字用筆在使盡筆勢然須收縱有度結字在得其真態然須映帶勻美

鈍吟書要終

畫引

明顧凝遠箸

興致

當興致未來腕不能運時徑情獨往無所觸則已或枯槎頑石勺水疎林如造物所棄置與人裝點絕殊則深情冷眼求其幽意之所在而畫之生意出矣此亦錦囊拾句之一法

氣韻

六法中第一氣韻生動有氣韻則有生動矣氣韻或在境中亦或在境外取之於四時寒暑晴雨晦明非徒積墨也

筆墨

以枯澀爲基而點染蒙昧則無墨而無筆以堆砌爲基而洗發不出則無墨而無筆先理筋骨而積漸敷腴運腕深厚而意在輕鬆則有墨而有筆此其大略也若夫高明僑偉之士筆墨淋漓鬚眉畢燭何用粘皮搭骨

生拙

畫求熟外生然熟之後不能復生矣要之爛熟員熟則自有別若員熟則又能生也工不如拙然既工矣不可復拙惟不欲求工而自出新意則雖拙亦工雖工亦拙也生與拙惟元人得之

學者既已入門便拘繩墨惟吉人靜女傲書童稚聊自抒其天趣輒恐人見而稱說是非雖一一未肖實有名流所不能者生也拙也彼云生拙與入門更是不同蓋畫之元氣苞孕未洩可稱混沌初分第一粉本也

元人用筆生用意拙有深義焉善藏其器惟恐以畫名不免於當世惟松雪翁哀然冠冕任意輝煌與唐宋名家爭雄不復有所顧慮耳然則其仕也未免爲絕藝所累

然則何取於生且拙生則無莽氣故文所謂文人之筆也拙則無作氣故雅所謂雅人深致也

枯潤

墨太枯則無氣韻然必求氣韻而漫羨生矣墨太潤則無文理然必求文理而刻畫生矣凡六法之妙當於運墨先後求之

取勢

凡勢欲左行者必先用意於右勢欲右行者必先用意於左或上者勢欲下

垂或下者勢欲上聳俱不可從本位逕情一往苟無根柢安可生發蓋凡物皆有然者多見精思則自得

畫水

木華作海賦竟或教以水之前後左右言之遂添出數語乃知關全有側作泰山圖非橫看成嶺側成峰邪故身在此山不知山真面目名語也

畫引終

二十四畫品

當塗黃鉞左田著

昔者畫績之事備于百工兩漢以還精於學士謝赫姚最並有書傳俱稱畫品于時山水猶未分宗止及像人肖物鉞塗抹餘閒乃仿司空表聖之例著畫品廿有四篇專言林壑理趣管蠡之見曾未得其一二三後有作者爲其前驅可耳

氣韻

六法之難氣韻爲最意居筆先妙在畫外如音棲絃如烟成靄天風泠泠水波濺濺體物周流無小無大讀萬卷書庶幾心會

神妙

雲蒸龍變春交樹花造化在我心耶手耶驅役衆美不名一家工似工意爾
衆無譁偶然得之夫何可加學徒皓首茫無津涯

高古

即之不得思之不至寓目得心旋取旋棄繙金仙書揚石鼓字古雪四山充
塞無地羲皇上人或知其意既無能名誰洩其秘

蒼潤

妙法既臻菁華日振氣厚則蒼神和乃潤不豐而腴不刻而儻山雨灑衣空
翠黏鬢介乎跡象尙非精進如松之陰匠心斯印

沈雄

目極萬里心游大荒魄力破地天爲之昂括之無遺恢之彌張名將臨敵駿

馬勒韁詩曰魏武書曰眞卿雖不能至夫亦可方

沖和

暮春晚霽頽霞日消風雨虛鐸籟過洞簫三爵油油毋舖其糟舉之可見求
之已遙得非力致失因意驕加彼五味其法維調

澹遠

白雲在空好風不収瑤琴罷揮寒漪細流偶爾坐對嘯歌悠悠遇簡以靜若
疾乍瘳望之心移即之銷憂於詩爲陶於時爲秋

樸拙

大巧若拙歸樸返眞草衣卉服如三代人相遇殊野相言彌親寓顯於晦寄
心於身譬彼冬巖乃和於春知雄守雌聚精會神

超脫

腕有古人機無畱停意趣高妙縱其性靈峨峨天宮嚴嚴仙扃置身空虛誰
爲戶庭遇物自肖設象自形縱意恣肆如塵冥冥

奇闢

造境無難驅毫維艱猶之理徑繁蕪用刪苦思內斂幽况外頒極其神妙天
爲破慳洞天清閼蓬壺幽閒以手扣扉砉然啓關

縱橫

積法成弊舍法大好匪夷所思勢不可了曰一筆耕况一筆掃天地古今出
之懷抱遊戲拾得終不可保是有真宰而敢草草

淋漓

風馳雨驟不可求思蒼蒼茫茫我攝得之興盡而返貪則神疲毋使墨飽而令筆饑酒香勃鬱書味華滋此時一揮樂不可支

荒寒

邊幅不修精采無旣蠹服亂頭有名士氣野水縱橫亂山荒蔚蒹葭蒼蒼白露晞未洗其鉛華卓爾名貴佳茗畱甘諫果回味

清曠

皓月高臺清光大來眠琴在膝飛香滿懷沖霄之鶴映水之梅意所未設筆爲之開可以藥俗可以增才局促瑟縮胡爲也哉

性靈

耳目旣飮心手有喜天倪所動妙不能已自本自根亦經亦史淺闕若成深

探匪止聽其自然法爲之死譬之詩歌滄浪孺子

圓渾

槃以喻地笠以寫天萬象遠視遇方成圓畫亦造化理無二焉圓斯氣裕渾則神全和光熙融物華娟研欲造蒼潤斯途其先

幽邃

山不在高惟深則幽林不在茂惟健乃修毋理不足而境是求毋貌有餘而筆不適息之深深體之休休脫有未得擴之以游

明淨

虛亭枕流荷花當秋紫蘂的的碧潭悠悠美人明裝載橈蘭舟目送心豔神畱於幽淨與花競明爭水浮施朱傅粉徒招衆羞

健拔

劍拔弩張書家所諳縱筆快意畫亦不妙體足用充神警骨峭軒然而來憑
虛長嘯大往固難細入尤要頰上三毫裴楷乃笑

簡潔

厚不因多薄不因少旨哉斯言朗若天曉務簡先繁欲潔去小人方辭費我
一筆了喻妙於微游物之表夫誰則之不鳴之鳥

精謹

石建奏事書馬誤四謹則有餘精則未至了然於胸殫神竭智富於千篇貧
於一字慎之思之然後位置使寸管中有千古寄

儻爽

如逢真人雲中依稀如相駿馬毛骨權奇未盡諦視先生光輝氣偕韻出理
將妙歸名花午放彩鸞朝飛一涉想像皆成滯機

空靈

栩栩欲動落落不羣空兮靈兮元氣綑縲骨疎神密外合中分自饒韻致非
關煙雲香銷爐中不火而薰鷄鳴桑顛清揚遠聞

韶秀

間架是立韶秀始基如濟墨海此爲之涯媚因韶誤嫩爲秀岐但抱妍骨休
憎面媿有如豔女有如佳兒非不可愛大雅其嗤

二十四畫品終

畫友錄

當塗黃鉞左田著

乾隆乙卯歲余綜同里諸君臬國初諸老之善畫者爲于湖畫友錄一卷潦草付刻存歿混淆不足傳也比年以來獨學無友追憶舊游零落殆盡而聞聲相思未覩一面者亦復忽就湮沒良可悲矣因即夙所見聞重爲編次題曰畫友錄雖其人不盡同時不得概謂之友蓋亦竊取子輿氏之意焉爾

蕭雲從字尺木號無悶道人晚又號鍾山老人蕪湖人父慎餘明鄉飲大賓雲從始生之夕慎餘夢郭忠恕至其門曰蕭氏將昌吾當爲嗣長而博學能文與弟雲倩有二陸之譽中崇禎丙子壬午兩科副榜入國朝不仕著易

存杜律細若干卷四庫全書載存目中詩文集藏蕪湖沈氏未槩行工畫山水人物具有北宋人遺法太平三書圖離騷圖皆鏤板以傳嘗於采石太白樓下四壁畫泰山華嶽峨嵋匡廬一時題者甚衆至今猶未剝蝕也居城東近夢日亭遺趾築室種梅號曰梅築卒於康熙七年己酉年七十八乾隆三十八年甲午四庫全書館進所畫離騷圖高宗純皇帝命館臣爲補天問以下蓋雲從所未圖也又題其山水長卷詩云四庫呈覽離騷圖始識雲從其人也羣稱國初善畫人二王鞏原惲壽黃鼎伯仲者二王惲黃手蹟多石渠所藏屢吟把蕭則石渠無一藏侍臣因獻其所寫蕭雲從蕪湖人國初時工畫山水昨四庫館進其所著離騷圖檢石渠所藏向無雲從蹟侍郎曹文堪備寶笈之遺地因進所藏山水長卷筆墨高簡潔淨頗合古法闕事屬文房敦儒雅展觀長卷四丈餘觀之不厭意弗捨崇山複嶺繞廻谿

古寺烟村接書社士農工賈莫不具飛潛動植乃咸若運以神而法以古麗

弗傷豔富如寡快哉名下果無虛圖末識語嘉誠瀉德壽曾賞晞古圖

蕭雲從自

識云河陽李晞古年近八十多喜作長圖大障至爲高宗所眷愛

爰題其卷曰李唐可比李思訓余草野中人無緣獻納雖衰老猶不肯多讓古人於是極力經營勉爲此卷藏之以俟知其言頗見誠懇今百餘年後卷入石渠竟符其願豈非翰墨有緣耶

自憐作此終田野

二句櫟括雲從自識語

豈知一百餘年後果入石渠珍弗假是老人

願近天從翦燭長歌題筆灑仰見聖人愛惜人材雖荒江野老身後一藝之長猶蒙甄錄著之天章雲從老骨真可不朽矣較之方干諸人追賜及第其榮有清俗之別雲從有知當何如銜結耶

按雲從藍瑛圖繪寶鑑張庚畫徵錄皆誤作當塗人張又誤以太白樓畫壁爲五嶽藍稱其畫不宋不元自成其格張稱其筆亦清快可喜皆

評騭未當伏讀聖製二王懽黃伯仲者羣喙可息矣雲從卒後東南鑒賞家多求其畫時有王宏字于高者取其畫僞爲之以牟利今所見用筆枯澀不甚皴染者宏作也鑒者勿爲黎邱鬼所惑可耳

蕭雲倩字小曼雲從弟崇禎丙子舉人年少俊才畫山水似其兄雲從集有夢小曼詩序云辛巳七月晦夜夢小曼弟述京師之別甚慘號哭而覺似客死京師者然不可攷矣

按蕪湖縣志雲倩爲己卯舉人張萬選太平三書作丙子三書成於雲從之手當以丙子爲是又雲從集有寄舍之弟詩注云壬午弟舉于北余又副于南雲從父愼餘墓在蕪湖縣西嚴家山碑刻子三人雲從雲律雲倩舍之其雲律字耶附識于此

蕭一暘字夢旭雲從子工畫酷似其父詩亦佳其題畫云野菊花全謝霜林
葉半殘茆堂人獨坐未作布袍寒曳杖來何處孤亭在翠微一條黃葉路帶
得白雲歸邨雪已迷路推窗對古梅今年春信早樹杪一枝開方兆曾稱其
高尙絕俗不墜阿翁無悶先生家法信然

蕭一芸字閣友

一作

雲從猶子工畫郭石公畫紀又有一薦一萁並一芸稱

三蕭薦字盥升萁字位歆皆善山水

按郭石公名礎與程穆倩遂同輯畫紀一卷郭亦知畫自署爲橫山又
雲從父墓碑孫六人有一薦一萁無一暘一芸今暘芸見有其畫其易
名耶抑葬後生耶

方兆曾字沂寢號省齋先世歛人少爲蕭尺木所稱賞寓蕪湖與湯巖夫燕

生同居十七年兆曾贈湯詩有曾同谿上三間屋共讀牀頭數卷書之句工畫嘗自題云幾時不作畫握管如握棘舒此尺餘繭往往窮日力又云昔者方壺翁筆墨有餘樂至今三百年後起殊落落亦可見其精能自負矣所著有古今四略四卷詩集三卷在蕪湖蕭璟家未刊行

王賢善花卉潘士球字天玉善山水王履端字元律善人物皆蕪湖人見畫紀

釋海濤字湛瞿善山水畫紀未詳何處人蕭尺木嘗贈以詩有硯添江水無多勺瓢挂荒祠便是菴之句今江干有瓢菴豈師挂錫地抑因蕭詩而名耶按畫紀所載蕭一薦一萁及王賢僧海濤諸人皆未見其畫然名不可

沒故錄之如右

孫據德蕪湖人善畫山水少與其友某客揚州友以事繫獄據德謀脫其罪無資縣所畫于市賣之數日不售忿甚裂而焚之有識者于烈焰中攫其一幅委金而去據德追還之乃歸蕪湖盡棄其產得千金卒出友于獄遂焚筆硯終身不復畫聞據德與蕭尺木同時百餘年來父老無傳其事畫家亦無有道其姓名者程君士淦館于揚州前太平太守沈旣堂先生家目見其畫並某所撰據德傳程亦能畫言其筆墨不讓蕭公

按蕪湖孫無著姓畫徵錄所稱孫無逸者休甯人而寓蕪湖據德其族人耶無逸之畫亦僅有存者而其姓名多能道之若據德者毀家紓友之難類古豪傑所爲而其姓名乃僅一見于零縑斷楮中吾故不悲據德之畫不傳悲據德之事不聞于鄉里也然則世之如據德之所爲而

子孫不知邑乘失載者又何可勝道據德特幸有此畫俾後之覽者即畫而攷其人即人而傳其事不又愈于並此而無者耶惜乎不能起攫畫者一詢其焚畫時也

韓鑄字冶人休寧人居蕪湖善山水名載畫徵錄而未詳韓畫少師子久筆頗蒼潔晚忽任意潑墨自謂學米實未見其真蹟遂大謬耳韓猶及交國初諸老曾爲湯巖夫寫袁公聽琴圖甚工湯游黃山彈琴始信峯上有髯而白衣者立乎前諦視乃雪翁雪翁者山人謂猿公也長嘯裂雲而去故有是圖所居有梅甚古金壇王籛林題其居曰野老草堂子之汶字非隱亦能畫今冶人畫之劣者皆之汶作也外孫吳華字秋岳工詩惜孤貧以死手稿散佚記其花外有人先鳥起烟中聞語識牛耕澹中秋水數行雁明處夕陽無限

山之句頗具畫意也

楊煥字前民號辯僧六安州人工書善畫書學山谷畫與梅瞿山相似

李亨忘其字無爲州人畫山水有士氣花鳥蟲魚皆奕奕生動子孝能詩畫亦克肖其父

周翼聖號橫山歙人居蕪湖少拳勇負氣節嘗獨游泰山遇盜行且及周飛足仆之墮于水舍之投店少休聞扣門甚急啟之則盜也蓋店即盜家固不知周在周念無可避乃出勞之盜喜置酒且請爲弟子周酒酣備言所得盜益喜出黃金爲壽周辭去盜送之數十里泣曰小人無賴幸遇先生不然死矣自今請不敢爲盜周乃指陳大義以獎勵之其豪俠有如此工詩善畫嘗爲先君作山水便面鉞幼時不解今追憶之似是文待詔一派年逾六十卒

無子以仲弟子廣毅爲之後

周桀號幔亭福建莆田人流寓江甯居清涼山畔博學好古曾見其畫柳如是初見錢牧齋小像上題以詞但記其虧他慷慨投繯日何如初學何如有學但作詩翁數句耳又寫墨桃花贈邵友園余時年十六便效爲之余之畫自墨桃花始也

周良字心田河南人父瑋以墨龍名載畫徵錄中良亦能爲之而雲氣濃鬱動盪遜其父有出塞圖寸人豆馬神氣宛然其他畫則閩派也殊少士氣寓蕪湖以病卒

施長春字淡吟小字曼郎蕪湖諸生小倉山房集有輓施曼郎詩蕪湖秀才施曼郎有衛玠之稱工詩愛潔讀余春柳詩屢寄聲道意病不果來死後其

友秦澗泉索詩以弔江南才子淚如絲來說瓊林損一枝金谷未窺潘岳貌
秋墳已唱鮑家詩梅花愛好春風去黃卷無靈白骨知惆悵山松歌薤露不
同歡笑只同悲著有淡吟詩草善畫山水早卒其家亦僅有存者

施道光字杲亭長春兄孫乾隆戊子舉人少孤貧力學奉母至孝視弟妹雖
婚嫁如兒時工詩客中云荒涼江店一燈孤抖擻征衫感故吾爲有高堂臨
別淚幾回欲典又踟躕得故人蜀中書云故人蹤跡渺愁余蜀道如天萬里
餘骨肉可憐今已盡頻年猶有到家書薪米艱難生事微依人萬里計原非
憐君已作無家客不忍將書更勸歸還家云北風吹雨雪遊子返故土入門
四壁立日中尙懸釜可憐堂上人白髮已如許倉皇聞兒來喜極轉悲楚不
脫饑寒情但勞風霜苦長跪向高堂欲說半吞吐恐傷慈母心低頭淚如雨

皆性真語也有海桐書屋詩集若干卷三十後始學畫筆頗超脫惜未竟所業年逾四十卒今所存戊戌登高合圖數筆而已

吳鵬字展雲號南池繁昌人居蕪湖年十九中乾隆庚辰武舉長身白皙弱不勝衣雖舉于鄉雅所非喜蓋終身未嘗試兵部也工詩善畫梅嘗夜作十數幅以自課年未四十卒詩畫散失無有存者惜哉

王宸字蓬心太倉州人麓臺曾孫乾隆庚辰舉人辛巳內閣中書歷官永州府知府畫有家法早歲客富陽董文恪公家漸濡日久故又參以東山先生筆意堅蒼深厚枯潤得宜於倪黃兩家不啻登其堂而躋其闕矣工詩常用東坡煙江疊嶂圖韻題余登高合圖卷子今尙藏之

張啟字虎人號雪鴻桐城人居江寧乾隆壬午舉人官湖北房山縣知縣以

異籍被劾工詩善畫山水人物花鳥禽魚竹石以及墨鬼鍾馗無所不能到處人爭購之晚歸秦淮妓館歌樓往往闌入酒酣興到恣意揮灑尤爲精妙謝登儁字才叔號易堂又號梅農祁門人居蕪湖乾隆辛卯舉人國子監助教出爲宜昌府同知從征白蓮教有軍功遷黃州府知府年甫六十卒于官無子登儁幼穎異有神童之譽長肆力于詩古文辭爲儕輩所推服所居與余僅隔一巷每過余半梔閣輒談至夜分乃去先兄補之于閣下聽之謂人曰聽易堂與吾弟言可成一說部蓋問難外不及一世情語耳精鑒古畫亦瀟灑出塵坡公所謂用筆乃其天也有退滋堂詩集在今大學士曹儷笙先生處欲梓行而未果也

錢楷字裴山嘉興人乾隆己酉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第一名進士改庶吉

士散館以部屬用歷官至安徽巡撫卒于任工隸書畫有士氣

顧王霖字容堂太倉州人乾隆庚戌進士改庶吉士散館以部屬用與余爲同年生又同官戶部喜作畫筆墨閒雅以憂歸卒于家

江梅鼎號浣雲休寧人乾隆癸丑進士歷官浙江道監察御史爲人清尙絕俗彈琴詠詩自得其樂畫筆疏曠設色濃古大類石濤晚以愛子死傷悼成疾逾年卒于官所居邨名梅林余曾一至其家山水清遠林木疏秀具有畫意宜其精神所到氣韻天成也

邵士燮字友園號范邨晚又號桑棗園丁蕪湖諸生余妻兄也工詩善分隸篆刻尤嗜畫嘗自寫荒江老屋圖以寄意題者比之瓜疇居士友園祖居休甯書畫譜所載邵孜字思善者九世祖也故一門羣從皆能濡毫吮墨云

邵士鈴字用耕號東田友園仲弟少賈于和州好談老莊雖入理未深亦媿
媿可聽久之棄賈游幕習刑名之學繼又棄之仍歸于賈自少便嗜畫苦無
津逮晚乃專師麓臺佳者甚沈著

邵士鎧字犀函號鐵君友園季弟乾隆庚戌進士官福建政和縣知縣卒于
任畫不常作嘗計偕入都夜走荏平道中因圖其荒寒蕭瑟之狀見者如聽
其驟車鈴鐸空籠也

邵士昆字劍門號吾山友園第五弟性沈靜寡言笑工山水嘗獨行林莽間
枯坐竟日范中立所謂師造化者詩不多作佳者往往似山谷

王詰字摩也號井東吳之洞庭西山人工畫山水少師懌南田晚漸泛濫宋
元諸家位置繁密設色濃厚然喜摹畫稟用筆失之太潤不如學南田爲得

其韻趣也嘗爲先兄寫古桑書屋圖並題絕句枯盡年來詩酒腸重搔白髮
話更長風流最是江南好遙想名齋畫古桑客郎官大別之間者且十年後
依永州太守王蓬心宸乾隆戊申舟過蕪湖已得風痺之疾歸卒于家

梁琦字企韓號景山其先西域人居江甯再遷蕪湖精醫得接骨法居吉祥
寺旁吉祥寺者南唐來壽院宋景祐中改今名黃涪翁知太平州日爲作禪
院記遂相傳涪翁曾讀書于此梁居正當其地喜作詩卜築云脫跡元非隱
身閒卻勝忙且酬詩畫債嬾入利名場惜樹甯穿屋留山不砌牆生涯聊爾
爾省事卽仙方工畫山水兼能寫真嘗自寫自求圖一人乘竹兜子一人背
面長跪于前皆肖己像而背者尤酷似

梁璠字崑璧景山弟工花鳥傅色鮮穠膠粉得徐黃法管松崖師爲中江山

長作梁璠艸蟲歌贈之名益增重

尤蔭字貢甫號水邨儀徵人嘗得東坡石鈔自繪爲圖好事者爭題詠之寫竹有文蘇法濃古中挾風雨之勢山水亦清超可喜數至蕪湖爲余作古桑書屋圖年逾八十卒

奚岡字鐵生黟縣人寓杭州西湖上能詩工畫筆墨秀潤得雲林子久之意梁學士同書書名震海內杭人至京師饋遺知交必以鐵生畫儷學士書其爲人所器重如此

陳嵩號肖生如皋人畫花卉梅尤擅長老榦縱橫繁花萬朵王元章不是過也爲余寫梅花樹下僧廬圖見者皆疑爲元人作先時有揚州羅聘號兩峯者畫梅有聲其用筆圓轉處似遜肖生其他畫則肖生遠不及也

王鎮衡字位南太倉州人四庫全書館膽錄議叙州同客故固山貝子瑤華道人邸中畫山水長幀巨幅筆墨淋漓能品也道人素工畫常倩其手酬應故王之畫不多見

袁慰祖號竹室吳人未審其何縣工詩畫在倪黃之間嘗自跋其小幅山水云畫固不可無法若爲法囿則乏天趣縱復端正不過習者流耳要如作詩李杜韓蘇乃爲大方家數余同年吳太守雲嘗題其畫贈余其畧云竹室靜者流天機澹無欲彈琴復詠詩畫法超凡俗當其潑墨時蟠胸山水綠寸管噓青春盎然生氣足藝高數偏奇已矣風吹燭其人之清尙可見矣

吳雲號華陽道人揚州人客蕪湖善畫墨花有生氣芍藥尤擅名間亦作山

水

侯坤初名有蕢試輒不利筮之遇坤遂易今名字盤石號竹愚無爲州人乾隆丁酉選拔貢生官廣東鹽運司知事卒于任能詩書學董香光寫梅菊縱筆快意亦艸艸有風致

巴慰祖字予藉又字子安號晉堂又號蓮舫歛人少讀書無所不好亦無所不能弄藏法書名畫金石文字鐘鼎尊彝甚夥工篆隸摹印時僞作古器脫手如數百年物雖精鑒者莫能辨能畫山水花鳥皆工然不耐皴染成幅者絕少人得其殘稿猶珍重愛惜之家豐于財坐不治生產日益貧晚出其書畫之副者猶賣千金好客別業在城中古槐里余爲紫陽山長時時相過從猶記同游黃山登始信峯令侍者吹洞簫子安倚聲而歌其樂可以忘死別未一年卒于揚州年甫五十子樹穀字孟嘉候選訓導善篆隸書精音律惜

亦早卒

江玉初名鈺字兼甫後更名玉字子玉號兼浦歙人從余問業于紫陽余來京師兼甫讀書于問政山上終年不入城市所業益精嘉慶庚申試京兆中副車以謄錄得官選溧水教諭不數年卒工篆隸畫花鳥行筆清拔傅色濃古於白陽南田諸公外別樹一幟使天假之年上追徐黃不遠也惜哉

馬儁字千之蕪湖人奉母居陶塘上即宋張于湖歸去來堂遺址蕪湖人呼爲鏡湖者是也有花樹亭榭之勝千之工設色花鳥家雖貧頗好客侯竹愚程靜江皆先後寓其家

胡志霖號仙樵蕪湖人善圍棋畫蘭竹

金輝字蘊之吳之洞庭西山人其弟鐸山水花鳥無所不工與余同庚午生

今健如四五十歲人蘊之未六十卒平生有棋癖嘗借贏運租歸遇奕者即坐觀之贏逸齟人田禾殆盡禾主人割贏耳索償禾罵于門蘊之聞而忘其事轉訝其喧至今鄉人傳以爲笑畫折枝花甚娟秀

黃禮字以耕余再從兄也幼讀書數行終日不能成誦而于南北九宮諸調千餘言一覽便能上口多巧藝平生于冠領之屬未嘗市于肆中年學畫頗不得師故其得力較難于諸藝然其志不可沒故附錄之

黃甲字伯子當塗諸生余嫡堂兄也面麻長不滿七尺平生坦易無城府人侮之亦不怒工詩賦學齊梁有閏七夕賦最佳而屬思遲鈍試輒不利習兒醫人以其易與所業遂不顯尋亦棄之貧甚過友朋家雖談終日而不言饑年四十後館穀差豐乃漸及書畫得董思翁真蹟小冊日夕摹之頗蒼潤有

士氣惜未竟所學卒年四十八

黃裳字補之號寒壁余同懷兄也初畫花鳥嗣客武昌與王井東詰金葉山鐸戚叔楷子模諸人遊遂善山水然囿于鄉曲未見古人真蹟筆墨殊未能超脫也年六十四卒

蕪湖數十年前士大夫頗尙風雅四方挾藝來游者輒爭館之畫徵錄所載吳次謙與姚羽京在某富翁家合畫竹石屏幃事是其證也余幼即好畫凡親知家壁間所縣及長老自他處携歸者必玩視再四迄今追憶或僅記姓名而未詳里居或但見尺幅而未盡其技或曾友其人而彼時不解其畫之工拙不忍其名姓不登于錄也謹疏于後以待識者鑒別焉

黃仕字隱侯里居未詳工畫花鳥

陳杲字明長里居未詳畫仙佛善寫真爲先君寫乘槎煉魔二圖神氣畢肖
孫景字里未詳畫墨竹

薛球字里未詳畫墨梅

閔貞號正齋有孝子之稱畫仙佛人物寫真逼肖

姚頌忘其字和州諸生貧而有守能詩善畫

林簡生忘其名亦和州人畫竹

朱九齡字曲江和州人畫花鳥

林瓏福建人畫山水

陳珠字秀川休甯人畫青綠山水

程理鵠號樹亭休甯人畫山水

戴沛字雨膏蕪湖人畫山水

劉塾李默李璣畫人物胡鑑胡紹存萬鏊湯廷弼張在鎬王宏程密周炘畫

山水皆蕪湖人

釋天曉興國菴首座能詩畫梅

釋碧澄號荻舟吉祥寺僧山水學漸江

畫友錄終

賴古堂書畫跋

浚水周亮工櫟園著

題菊帖後

櫟下生既不能過芝麓先生然常聞先生意中齒頰中蓋未嘗一刻置櫟下生今年三月二日見先生和櫟下生渡黃河詩又用韻作懷彥遠詩又附錄苦寒二詩五月十日又見用櫟下生韻題介壽寒鴉圖絕句又從徐存永詩卷前見先生手序亦旁及櫟下生九月廿五日見先生書介壽卷末復娓娓及櫟下生則知先生每一拈弄筆墨卽未嘗一刻置櫟下生也先生以詩文奔走海內所稱能文之士求一寓名字于先生筆墨間不可得乃先生獨反覆及櫟下生如是嗟夫辱人賤行如櫟下生一行之夫尙聞聲唾背何以得

此于先生哉櫟下生北雪詩已出正先生比以九月所得詩別書此卷顏曰菊帖往呈先生櫟下生雖不得時時奉先生教然得時時見先生所爲詩若文又得間以所爲詩文奉先生教猶能藉此五字七字與先生作半日深談未爲不幸也憶乙未之春侍先生柏臺側先生臚四方獄書悉心披反十指爲痛亭午尙不及飯邸舍勞劄之餘間停不聿與櫟下生爲世外談或間及白門往事嘗語櫟下生何日與君出坐雨花高座歸臥秦淮水閣垂柳絲絲河風蕩漾中聽柳叟說古昔事或令胡生撥阮令吳郎歌吾與君所爲小令當不勝此中披翻故紙耶流光駛速遂復五載先生尙如篋香半浮半沉櫟下生則已落泥淖中苦惱岑寂回憶此語如隔世事嗟夫當先生與櫟下生抵掌當世時豈意櫟下生今日耶撫今追昔淚且涔涔透紙背矣先生多情

何以聞此

題與然大師畫冊前

江寧孫公無修名自修以甲子鄉薦授陽江令有慈惠聲遷貳大同感時亂
忽遣兩愛姬棄家薙髮爲罽麟和尚弟子游跡浙中自號曰與然巖棲谷汲
縛茆于人跡罕至地顏曰懸溪菴浙人多稱之曰懸溪和尚云肩薪負重以
自給其子問關往省勅斷家事惟以學道讀書相勉而已甲午示寂菴中同
時以宰官化爲僧者公同里倪篤之武林金道隱龍眠方密之三公皆有盛
名于時而公沒沒與草木腐聞公行脚時交游有識其面者公急避去不顧
則公實不求人聞也嗟夫旣爲僧矣尙復與愚下人汲汲求當世名豈非逆
行倒施哉公爲令日予友葛孔昭之弟育生名如呆者從之遊比公薙髮葛

亦即棄家托鉢爲僧去不知所之公弟志伊名嘉者予幼識其人近亦棄去諸生爲于南和尚弟子行脚匡廬亦不復歸矣公素精繪事聞出世後尙時時點染數峯以自適予見其所作寒梅册子寄胡君念約者楚楚有致此册不識爲公僧後作抑現宰官身時作凡十番筆致皆清微幼眇無少點塵犯其手腕觀公于兒女情深時能拔出愛河毫無沾滯而一時爲之友爲之弟者皆化爲佛子卽其人可知矣筆墨欲不異于流俗得哉黃山漸江上人繪事爲世所重然聞上人一水一石皆脫胎于公云

題許有介急就帖

李北海顏魯公碑石多自開以易他手輒不佳近帖惟停雲出待詔手勒故聲出戲鴻鬱岡上然末卷自書者神采奕奕則知此道之不宜借手石傭

明矣雙鈎已隔一紙况聽命于勒石傭重僮耳烏足重米友堂帖世共珍之
余在三山所見聞多是主人手勒固甚佳而不能多傳米友比入都未幾而
陳子桐雨藏本成未幾而此帖復成余聞米友在葦屋中非黑甜則軟飽耳
固未嘗有小暇自作捉刀人而京師所號爲善雙鈎者張用之應詔以勒石
名者溫庭堅如玉劉雨若光暘用之庭堅久作古人雨若耄矣比其爲王孟
津勒擬山帖如無氣息人強招其肢體者則知此帖非出雨若手明矣雨若
旣不能爲米友又無暇自爲此帖神采赫奕即起用之庭堅于地下亦不能
爲則此帖誰爲開之如是之善且速耶余去米友僅一垣隔蓄疑且不自晰
况傳之千萬世耶或言三山郡中舊傳淳化木本福清木本皆倣閣帖用銀
錠據棗木爲之故爲字重而不滯與石刻異此帖疑是米友在閩中撫據棗

木自開之攜入此中以愚人者然歟否歟閩中有高子雲客亦能自書而自開之高以楷名米友以行草名吾他日將從雲客詢之以釋此疑此帖首書浩然亭事因倣馮氏快雪堂帖以浩然名帖首易下誤一字二幀美下首下各誤一字三葉一二行下各損一字五葉古人字不全蘭亭諸本紛紛聚訟予因詳註之使後之得此本者知爲浩然祖石刻云

題陳章侯畫寄林鐵崖

章侯與予交二十年十五年前只在都門爲予作歸去圖一幅再索之舌敝穎禿弗應也庚寅北上與此君晤于湖上其堅不落筆如昔明年予復入閩再晤于定香橋君欣然曰此予爲子作畫時矣急命絹素或拈黃葉菜佐紹興深黑釀或令蕭數青倚檻歌然不數聲輒令止或以一手爬頭垢或以雙

指搔脚爪或瞪目不語或手持不聿口戲頑童率無半刻定靜自定香橋移
予寓自予寓移湖干移道觀移舫移昭慶迨祖予津亭獨携筆墨凡十又一
日計爲予作大小橫直幅四十有二其急急爲予落筆之意客疑之予亦疑
之豈意予入閩後君遂作古人哉予感君之意即所得夥未敢以一幅貽人
乙未難作諸强有力刼以勢予弗爲動即有作據舷狡獪者予亦以石家行
酒美人視之丙申春予復入閩以此卷自隨念予負臯大讞者必有殺予媚
人湯燂逼人七尺軀尙非我有况此卷哉又念付託非人負我良友因以寄
鐵崖子予友自章侯外惟一鐵崖而鐵崖獨未交章侯予藉此爲兩家驛騎
章侯固可以無憾于地下予亦可免輕棄良友筆墨之臯矣

題陳章侯畫與林鐵崖

丙申以此卷寄鐵公時公方備瓊海兵戊戌予復自閩赴廷尉質抵西曹不十日而公亦中讒逮至頌繫之地相去數武唾咳皆聞獨不能交語耳當時意吾兩人旦夕且死即徼天幸而貽此卷與藏此卷者漏其一得不死然已不能並活此卷歸他人勿論矣使貽者不得脫藏者獨存何以把此耶庚子公旣蒙恩南還辛丑予寃亦雪是年秋值公明聖湖出此相視裝潢有加舊觀頓反觀故人手跋皆爲予抱痛予把此卷蓋不禁潸然淚數行下也嗟夫鐵公當時意我兩人即萬幸一脫耳豈意貽者藏者不隻死乃得並活復從荷香桂影茗椀爐香間從容展視如是耶嗟夫鐵公東崖先生所謂日影之悲山陽之痛予兩人幸免矣第章侯不免作人琴之感予對此滋戚今日章侯第四兒鹿頭涉江過慰一衣帶水便是老遲埋骨處鐵公固因此卷以交

章侯者未免有情亦復誰能遣此

題所作八分書寒鴉歌後

己亥重九後一日寫此賣錢沽酒綴以二絕一誰能隔宿對黃花度盡重陽
更憶家欲換青錢沽雪酒八分小字寫寒鴉二難教去盡外來姿老腕羞慙
力不隨方疊出誇官樣好阿誰解受郃陽碑命童子攜出戶童子笑謂予收
此冷淡生活應惟虎林霍君已而果爲維翰索去携酒爲予作三日醉維翰
雅好筆墨遂爲童子所知郃陽碑即不方整亦復爲人愛老人潦倒塗鴉尙
可易三日軟飽皆足記也

跋宋去損分書卷後

去損分書得之其從叔祖比玉處士而遒勁多姿似又過之近以予累在簾

屋中時時爲書自遣輒爲人取去手腕即欲脫固未嘗少拂人意然究其意未嘗肯向人也予嘗謂維翰去損分書會當孤行而獨喜爲君書君當多購之以壓多寶船予但意去損即返里門不則出爲世用即甚喜書未若簾屋中多暇日耳豈知未數月此語遂成惡讖耶去損沒片紙隻字一時拱壁至有紛然角爭者吾師退谷孫夫子欲俟去損出書其詩竟不果爲詩哭之屯溪吳冠五常蓄小卷欲俟去損小暇時書之亦不及至形之咏嘆兩公不妄許可尙重之若此他可知矣去損素重其書在閩時不甚爲人作入簾屋輒肯爲人作豈預知廣陵散之將絕耶重陽雨後重披此卷會去損素旒適于是日返車過腹痛潛然書此維翰多情收展之餘亦復何以遣此耶

宋比玉臨董文敏各體十九跋

比玉人知其善分書不知其行楷俱登峯造極人恆索其分書比玉亦以漢隸應之耳其合行楷漢隸爲一卷者爲六體千文離漢隸單爲行楷者爲摹董文敏各體十九首千文向在莆田黃若木教諭家教諭沒命其壻歸予乞予誌其墓其壻以三斗粟易之林小眉林後以重資歸之孔學憲文在余曾一見之十九首流傳數處近爲吾友鄭汝器所寶汝器作分書直駕比玉而上恆爲余言此老之工行楷不在分書下可謂知比玉者矣比玉自言臨此卷如撐上水船不離故步予觀其卷直入古人之室豈第雁行文敏此當是駕長風破萬里浪乃云撐上水船耶予旣失若木千文得時時從汝器展視此卷不異我有矣

爲林鐵厓題嗎咻叻國畫

鐵厓之中讒始于議屯田然鐵厓罷官後屯議驟行棄其身用其言猶勿棄也况以民瘼罷官即言不行庸吾辱耶鐵厓勇于爲善每不計後之利害嗎啣吵國人貿易之艦鎮將沒入之賴公得免然幸鎮將谿壑已滿公因得左右其歸使小人不利用其所有而公然借外叛以加買人公必與爭爭而不得公必竟釋買人公竟釋買人小人直與公難謂公私于外不上聞而直縱之事不大於議屯田耶雖公以此罷官亦有以自慰但小人有詞不復以屯田之美罷公矣小人欲殺君子間有不爲所殺者終以利在甚矣小人之好利爲福君子而君子因其好利猶得少行其爲善之志如此也

題老蓮畫與王竹菴

予與竹菴性情嗜好無不同數年以來交遊亦無少異所異者予長竹菴十

有八歲予得交老蓮竹菴不及見老蓮耳竹菴將返里予出老蓮此幅相贈據琴人酷肖老蓮疑是此老自圖其貌竹菴收展之餘應彷彿與老蓮遇也老蓮生平以不登二華爲憾竹菴雲開立馬時其懸此幅于蓮萼峰下使此老一慰生平

題畫寄林鐵崖

乙未冬將復入閩牧齋先生送予江上出此爲贈丙申春得鐵崖先生書無以伴緘便割愛轉貽潤甫筆墨妙天下此尤其合作僕欲以此易瓊崖沉簞數片他日臯過亦只焚畫差勝子瞻所云焚牛也鐵崖想當許我

題黃濟叔摹泰山碑

黃濟叔規李斯泰山碑爲指頂小篆纖微無不畢肖自有小篆來未見有神

合如濟叔者間嘗訝晦翁矩步聖賢而其書乃學阿瞞濟叔端人正士而亦撫上蔡書人與事遂大相反乃知世間絕技不能禁奸臣賊子之不傳亦不能禁端人正士之不學有如此也阿瞞有妓以聲自負而性惡劣瞞乃使他妓盡得其聲而殺前妓是殺妓者非瞞也盡得其聲者也濟叔蓋能上蔡之聲者此帖出更無人道著上蔡奸人慧命一旦殞于濟叔三寸不聿中豈不大快他日學上蔡者第曰吾學濟叔而已惡知其他則生濟叔之後而好爲此技者顧不幸哉

題許子韶畫

昔人有發蟻穴見其屋宇層構上懸審雨堂額者世多不信以爲荒誕而蟻之能陣則世人所習見也憶童子時每以餌投地致其相爭初二蟻自東

西來乍見有餌各疾馳而去若奔告其衆者少焉羣蟻從穴中擁出隨一蟻爲嚮導先後各至餌所相爲攫取環集餌傍者競對嚙如鬪蟋蟀狀或一當一或兩當一甚或三五當一至有委骸地上或折脰斷頤扛持以去者兩軍持久必披靡其一後已古人師蟻鬪而有戰陣豈不然哉夫氣矜如賁育而技巧遂不及般輸世未之有則謂之有審雨堂亦宜今得子韶寫出可深入悟世人少見多怪固未能觸類廣之也

題汪湛若臨摹黃素黃庭後

予常聞韓古州先生所藏黃素黃庭是鮫綃書綃茂密諦視之不似側理有縱橫跡朱絲界畫亦織成者爲人間第一神物先生寶藏過甚雖風日晴好間以示人亦僅露一二行即兢兢什襲故世人見者甚少不獨予也真跡將

歸禁苑時湛若汪子操舴艋窮數百里畢旬日之力追尋臨摹不盡不止若古之嬰臼輩知其故人宗祀將絕毅然求其子孫多方撫之使其一綫不絕者豈不異哉予不得原本猶幸從湛若觀其形似雖不得仙亦足以豪矣

題試雨茅龔急就帖

昔人云求晉人真蹟不得得唐人雙鉤足矣今人並雙鉤不能工况臨撫乎介壽許子以書奔走海內見海內摹勒其書者並其形似不得憤而爲此以示之桐雨與許子爲忘形交所藏許子書甚夥此種雖許子游戲之筆然力能使工爲摹勒者每見此帖輒搥心自愧曰吾黨之技何由輒進于此使許子不致以此愧我由此而進焉他日摹勒許子之書或能于形之外別得其意之所在未可知也定武蘭亭淳化祖搨雖極貴然尙有子孫傳在人世此

帖所謂教外別傳法中孤行者桐雨寶之

題鄭汝器藏李宋合作畫冊

長蘅作畫如獅子孤行不求伴侶許爲連鑣接軫者比玉孟陽二人而已長蘅常語虞山先生曰余精舍輕舟晴窓淨几間看孟陽吟詩作畫此吾生平第一快事虞山笑曰吾却二快看兄與孟陽耳是冊爲長蘅比玉同在湖上作比玉與兩君極有苔岑之合使三君鼎足共峙含毫吮筆虞山見之當復樂死汝器收藏最富尤寶此冊他日當覓孟陽手跡都歸一篋致足樂也當時目三君爲華岳三峰汝器幸陟其二何難更登其一哉

題姚伯佑梅花簞子

余在閩送郭生去問北上有嶺上梅花開已遍渡河始見一枝新之句蓋紀

江南北花信之不同也今歲在江南一過靈谷梅尙無信渡河來絕無暗香
疎影惟從瑤星簾上得見伯佑此枝江南河北一年花事如是盡矣伯佑取
鍾山梅瓣加枝幹其上蓋幻枝幹作返魂香者同人有姚梅之目非謂伯佑
以畫梅世其家意謂庾嶺元墓西溪銅坑外天壤間又有此種耳予與兩君
同家江上同客青齊折來歲晚看去鄉思誦少陵詩令人百端交集矣

題王東臯冊子

數點墨耳作如此結撰令人愛殺不必更以荆關董巨相方擬矣予藏數十
年以來名賢之筆多至數十函而未得東臯一帙觀其灑然得意自愛自賞
宜不肯輕落人間一筆正如遠公邀淵明入社猝不得其溷跡一往也

題許子韶郁李